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威音

第二十五期

威音第二十五期目錄

圖畫  
論說  
釋經  
專著  
密乘  
演壇  
新聞

可驚的「相續」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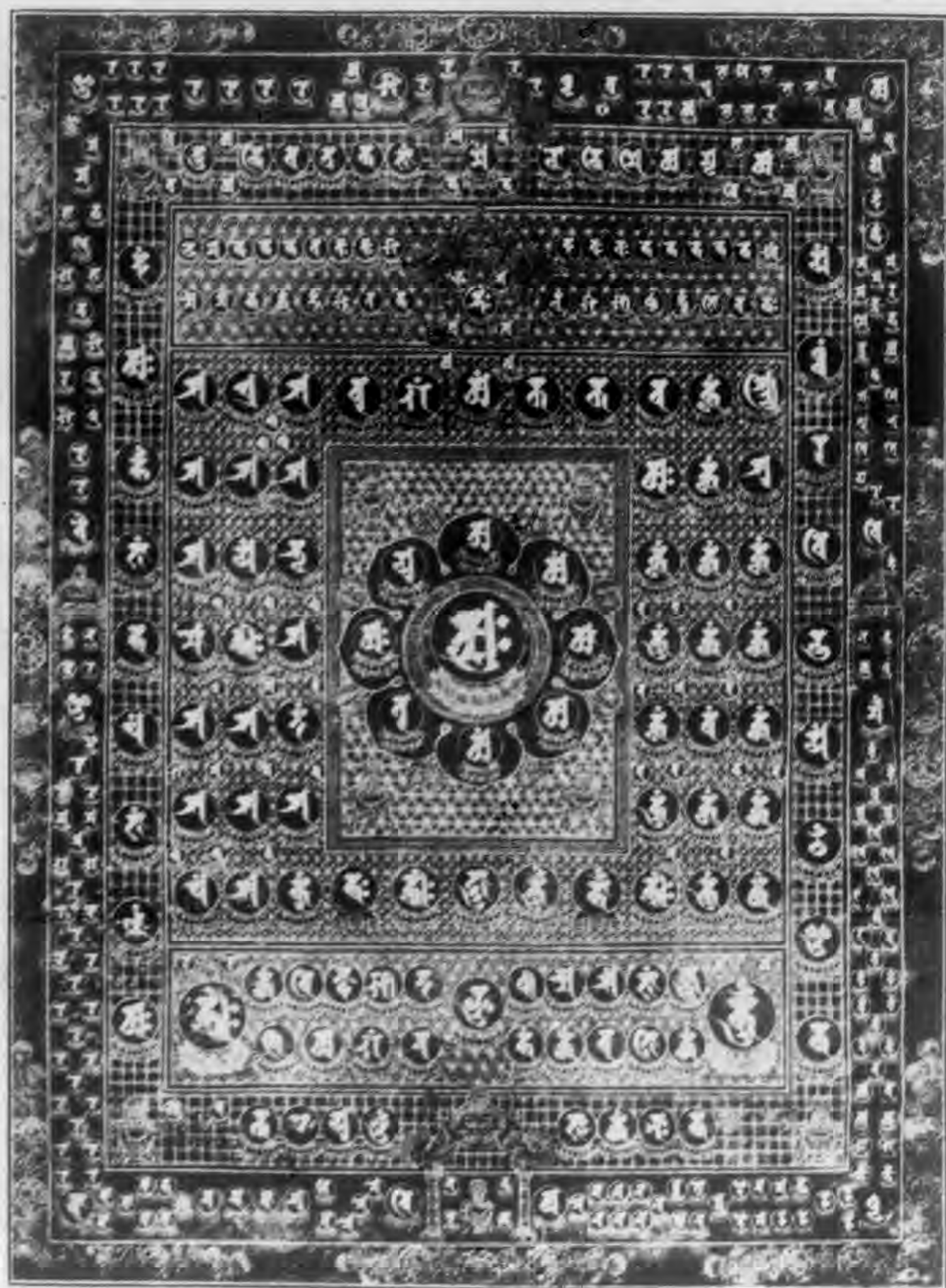
般若與業力

大日經住心品講

人何以要學佛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羅茶曼子種界藏胎



五 輪 塔

## 論說

### 可驚的「相續」

在這大地春回萬家歡慶的新年中 本刊也就隨着那「恭賀新禧」的呼聲 再與讀者相見了 自從本刊呱呱墮地以來 算到於今 恰恰滿了一個周昨 在這一年的裏面 啼聲初試 也就不管人家怎樣的批評 或者認爲是「野聲」 或者認爲是「英物」 或者認爲是「乳臭小兒徒懷慈母」 或者認爲是「虎生三日氣吞全牛」 我只知道他出世以後的壽命還只一年 究竟還是一個未離襁褓的赤子 目前雖然沒有多大的貢獻 一般讀者 却也能格外原諒 還時時的加以保抱提攜 纔使他這微弱的身軀 居然也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 無災無害 闕然消除 當這辟盤初進 餅餌新開 還能爲讀者一展其小小笑鬚 總算纏着續命之絲

飲着續命之湯 這是一件多麼可幸的事 可是我在這經過之內 却不免有些暗暗心驚 驚什麼呢 我所驚的就是這中間的「相續」

我想着本刊最初產生的時候 正是民國十九年的新年 也就是西歷一千九百三十年的新年 那時全世界的情形怎樣 那時我中國的情形怎樣 那時讀者的環境怎樣 那時編者的環境又怎樣 回想起來 一定還宛如昨夢 歷歷在前 但是歲月密移 不可復返 這一部造化小兒所導演的空前大影片 却只能一度開映 絕對不會有重行復映之時 因此 本刊雖然命根穩固 得到今年 仍然是這個世界 仍然是這個中國 仍然是這些讀者 仍然是這些編者 而實際上都和去年大大的不同 你看 全世界的情形不是變了麼 我中國的情形不是也變了麼 讀者的環境不是也變了麼 編者的環境不是也變了麼 仔細想來又何嘗有一事一物是與去年一般無二的呢 然則本刊雖然纏着續命之絲 飲着續命之湯 使他這微弱的壽命 支持着過了周晷 却已經不是原來的這個小小的嬰兒了 如若不信 試



打開本刊一看，今年所載的文字，和去年所載的文字，是不是一般無二呢？我想若是依樣葫蘆，把去年的著述鈔了下來，又作爲今年的材料，重行出版，那一定爲讀者所不許，所以今年的本刊，實在不是去年的本刊，並且還不要說到今年，就是去年的下半年，便和去年的上半年兩樣，乃至於去年的第二期，便和去年的第一期兩樣，照事實上說，最初產生的威音，要算去年的第一期，而這第一期的壽命，却只以第一期爲限，並不能延長到第二期，然則那最初產生的威音，已經在過去的裏面滅沒，以後雖然蒙着諸佛菩薩的殷勤護念，和一般讀者的保抱提攜，使今年的世間，還有這個威音存在，而這個存在，究竟只有一個不斷的「相續」罷了，以上所說，單就本刊的本身觀察，固然如是，推而至於世間的萬事萬物，也莫不如是，我常常想從現前的境界中，捉住着一件兩件物事，留他多停一刻，而結果都被他跑掉，一些兒也捉不住，那被我捉住的，已經不是我原來要捉的東西，而這個已經捉住的東西，待我轉眼一看，又早已換了一副面目，這便因爲一

切物事 都只有一個不斷的「相續」 現前的境界 終於隨着「大化之流」 從洪濤急湍中滾滾而去 說一句冠冕堂皇的話 他也像是一「功成身退」 「善刀而藏」 而依着事實看來 實在是一「顏色易衰 恩寵難久」 但見新人笑 那聞舊人哭 我們在這「相續」的中間 不應當暗暗心驚麼

可是我們既然心驚 便應當悟出一些道理 試從這個「相續」上施以解剖 我們便可見他有兩個要點 一點便是「不常」 一點便是「不斷」

我們都是這造化小兒所導演的空前大影片裏面一位明星 現在要說明這兩點 頂好就藉着影片來說 因為他正是這個「相續」的一個絕好比喻呢 當我們看影戲的時候 那銀幕上所映出來的事實 其中離合悲歡 和現前的事實 並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看了 儼然如身歷其境一般 但是我們看着影戲 也曾知道這些事實 是怎樣映出來的麼 我們試拿出他的片子來看看 却原來只是一張一張的照片 聯成長條 若用影戲機把他依次的緊接着映出 便把這些散碎的動作 連



結爲整個的動作 纔演成一些離合悲歡的事實 可是在這中間 他的前一個動作 實從前一張照片上映出 他的後一個動作 實從後一張照片上映出 當這後一個動作既經映入我們的眼簾 那前一個動作 便早已緊依着前一張照片轉入於「過去的黑籠」裏面去了 而且那前一個動作的過去 他只是從照片上分成若干點 一點一點的推移 漸成絕大的變化 就是這後一個動作的現前 他也是從照片上分成若干點 一點一點的過去 並無片刻的停留 你不看映放影片的時候 那影戲機裏面的齒輪 不總是一度一度的旋轉着麼 那被齒輪拖轉的影片 不總是一張一張的映過去麼 我們所合演的這部大影片 他的構成的內容 只是如此 我們在他這一張一張的映過去而成爲前後彼此的動作上 可以悟出「相續」的不常 而在他那一張一張的聯接着而演爲離合悲歡的事實上 可以悟出「相續」的不斷

若是再進一步說 這影片的「相續」表現 究竟還要靠着那影戲機裏面發動

的齒輪 假使我把那發動的齒輪停住 再看看這個片子 他終歸是一張一張的靜止在那裏 也無所謂離合悲歡的事實 也無所謂前後彼此的動作 也無所謂不斷也無所謂不常 然則「相續」的表現 又必定有一個因緣 且試問我們的因緣在那裏呢

我知道讀者諸君已經從本刊的續出而發現可驚的「相續」 又已經從影片的映放而悟徹可驚的「相續」 至於這「相續」的因緣 我便只爲諸君誦一誦楞嚴經 也就不必再爲饒舌罷

「覺明空昧 相待成搖 故有風輪執持世界 因空生搖 堅明立礙 彼金寶者 明覺立堅 故有金輪保持國土 堅覺寶成 搖明風出 風金相摩 故有火光爲變化性 寶明生潤 火光上蒸 故有水輪含十方界 火騰水降 交發立堅 溼爲巨海 乾爲洲渾 以是義故 彼大海中 火光常起 彼州渾中 江河常注 水勢劣火 結爲高山 是故山石 擊則成

燄 融則成水 土勢劣水 抽爲草木 是故林藪 遇燒成土 因絞成水  
交妄發生 遞相爲種 以是因緣 世界相續」

「明妄非他 覺明爲咎 所妄既立 明理不踰 以是因緣 聽不出聲  
見不超色 色香味觸 六妄成就 由是分開見聞覺知 同業相纏 合離  
成化 見明色發 明見想成 異見成憎 同想成愛 流愛爲種 納想爲  
胎 交違發生 吸引同業 故有因緣 生羯羅藍 遏蒲曇等 胎卵溼化  
隨其所應 卵惟想生 胎因情有 溼以合感 化以離應 情想合離  
更相變易 所有受業 逐其飛沉 以是因緣 衆生相續」

「想愛同結 愛不能離 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 是等則以欲貪爲  
本 貪愛同滋 貪不能止 則諸世間卵化溼胎 隨力強弱 遞相吞食  
是等則以殺貪爲本 以人食羊 羊死爲人 人死爲羊 如是乃至十生之  
類 死死生生 互來相噉 惡業俱生 窮未來際 是等則以盜貪爲本

汝負我命 我還汝債 以是因緣 經百千劫 常在生死 汝愛我心 我  
憐汝色 以是因緣 經百千劫 常在纏縛 唯殺盜淫三爲根本 以是因  
緣 業果相續」

釋經

大般若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稽首智度無子佛

稽首智度佛母法

稽首智度菩薩僧

爲念法界諸恩處

我今願依佛付囑

開顯大經甚深義

令諸有情啓道眼

共超業海達彼岸

非人天等所能知

唯願威神垂加被

引曰

我佛說法 閱年七七 教乘雖廣 唯一般若 依之而談諸法幻有 則爲小教

依之而談徹底唯空 則爲始教 依之而談空有雙存 則爲終教 依之而談空有

雙泯 則爲頓教 依之而談體用自在 則爲圓教 古德有言 從初得道 乃至泥

恒於其中間 常說般若 斯誠篤論 大哉般若 聞音所演 有之則佛 無之則  
魔 舍此而外 更無聖法 爲令遺教不失宗趣 今於大經應述其要 願弘法者  
於斯般若 殷勤尊重

般若一度 諸佛之母 能示實相 能成正覺 善根宿植 乃可得聞 我儕歸  
佛 旣解而行 或依淨土 一心稱名 或依毗尼 堅持禁戒 或依宗門 坐禪求  
悟 或依顯教 習定修觀 或依密乘 勤行供養 如是諸法 若離般若 能證善  
提 無有是處 職是之故 初業菩薩 趣一切智 上求佛道 下化有情 入修方  
便 任持何法 終當以此般若爲本 爲令行持有所依循 今於大經應述其要 願  
修行者 於斯般若 殷勤尊重

欲探教海 必覽全藏 全藏之中 部類紛繁 馳心以遊 琳瑯滿目 初成頓  
演 則稱華嚴 漸誘鈍根 則名阿含 對牛明滿 則屬方等 開權顯實 則讓法  
華 扶律談常 則推涅槃 卽茲般若 亦列其間 瑰寶雜陳 孰爲之主 不得其



鑰 終莫能入 於中當知 一切諸經 悉是般若之所流出 悉是般若之所統攝  
餘經如枝 般若如根 得此一經 乃通其餘 爲令全藏振其綱領 今於大經應述  
其要 願閱藏者 於斯般若 殷勤尊重

受持讀誦 功德已多 流布講說 尤難稱量 唯茲般若 卷帙最繁 自餘諸  
經 無與倫比 文義浩瀚 如泛溟渤 目眩神駭 迷厥涯涘 千古以來 講誦者  
寡 註疏既絕 尋繹殊艱 宋有惟白 綱目指要 又有王古 法寶標目 明有蕩  
益 閱藏知津 清有葛麟 般若綱要 雖於大經 悉曾探討 然此諸書 僅約其  
文 未明其旨 驪縱可探 珠非易得 洎乎晚近 歐陽宜黃 亦嘗致力 提要鈎  
玄 猶嫌未暢 爲令聖典易於通解 今於大經應述其要 願研經者 於斯般若  
殷勤尊重

述曰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凡六百卷 唐玄奘三藏譯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此實囊括我佛所說般若 包舉中土諸家譯本之唯一鉅製也  
欲述其要 當分六聚

(一) 探源

(二) 尋流

(三) 提綱

(四) 析目

(五) 釋名

(六) 闡義

第一聚 探源

佛成道後 迄於涅槃 受請說法 未嘗少息 唯茲般若 歷時最長 法會所  
集 亦非一地 今分紀之 並及緣起

〔述宣說般若之緣起〕

智論有云 須彌山王 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自搖動 諸佛說法 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自發言 準是以推 佛說般若 必有緣起 彼舉其因 凡二十二 但彼自云 摩訶般若 無量無邊 說彼因緣 亦與相等 是事廣故 僅可略說 此二十二 固未能盡 且依彼論 撮述梗槩

1 繼聲聞法說菩薩道

此謂時機已熟方說實相也

2 增益菩薩念佛三昧

此謂示現殊妙令他饒益也

3 念本所願說甚深法

此謂入相成道自滿所願也

4 斷衆生疑顯一切智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安

威音 第二十五期

此斷凡夫之疑也

5 拔度衆生除其邪惑

此破邪師之惑也

6 止彼嫉謗自說神德

此弭惡人之謗也

7 欲令衆生信受大法

此所以令其信也

8 令衆歡喜開藏恣取

此所以令其解也

9 治結使病作大醫王

此所以令其行也

10 顯示佛身不可思議

此所以令其證也

11 拔彼二邊令入中道

此以佛道與外道較也

12 生身法身供同報別

此以法身與生身較也

13 欲說阿鞞跋智體相

此示其真也

14 欲說魔幻魔僞魔事

此示其魔也

15 供養因緣授三乘記

此功德之勝也

16 說第一義悉檀深義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威音 第二十五期

此義理之勝也

17 欲諸論師於法生信

此攝伏之勝也

18 二種說法今說實相

此辨其所說法門異乎尋常之一也

19 二種說法說無諍處

此辨其所說法門異乎尋常之二也

20 三門說法說非三門

此辨其所說法門異乎尋常之三也

21 以異法門說念住等

此辨其所說法門異乎尋常之四也

22 以異法門說五衆等

此辨其所說法門異乎尋常之五也

述宣說般若之緣起竟

〔述宣說般若之年時〕

一代時教，可分五時。正明般若，實居第四。故或稱曰般若之夕。

第一時——成道後三七日——說華嚴

第二時——十二年——說阿含

第三時——八年——說方等

第四時——廿二年——說般若

第五時——七年——說法華涅槃

說般若時，蓋距今二千三百餘年前，即西歷紀元前五世紀頃。

釋尊五十歲後也。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述宣說般若之年時竟

〔述宣說般若之處所〕

佛轉法輪 巡化印土 諸城之中 多住二處 一室羅筏 一王舍城 說此般若 即在二土 唯第十會 獨在天宮

第一會——王舍城鷲峯山

第二會——同上

第三會——同上

第四會——同上

第五會——同上

第六會——同上

第七會——室羅筏之逝多林給孤獨園

第八會——同上

第九會——同上

第十會——他化自在天宮

第十一會——室羅筏之逝多林給孤獨園

第十二會——同上

第十三會——同上

第十四會——同上

第十五會——王舍城之竹林園中白鷲池側

王舍城在中印度摩伽陀國 頻婆娑羅王之新都也 梵名曷羅闍

姑利咽城 *Palinā* 是城有五山 各有精舍 最高大者爲鷲峯

山 梵名耆闍崛 此翻鷲頭 亦稱靈鷲山 其竹林精舍則在平

地 佛多住此城者 以報法身地恩故

室羅筏在中印度橋薩羅國 波斯匿王之都也 梵名室羅筏悉底

Stravasti 別名舍婆提 尸羅跋提 捨羅婆悉帝夜城 亦稱舍衛國 其地卽今印度西北部拉普的 Rahu 河南岸之 Rajernaper 在烏德之東 尼泊爾之南 是城內有祇園精舍 卽誓多林給孤獨園 佛多住此城者 以報生身地恩故 他化自在天在欲界之頂 梵名娑舍跋提 Parānirvāsa-vartita 此天爲欲界之主 爲害正法之魔王 卽四魔中之天魔也 其中五欲之樂最盛 極易淪溺 故佛說實相般若於其宮中

述宣說般若之處所竟

第二聚 尋流

慈音既發 弘韻斯留 東西流傳 萬古不泯 惟是結集傳譯之中 亦有部黨當加彙述 以明同異 先別聖教 次考梵籙 後區譯本

〔述聖教中之般若品類〕

(甲) 五部般若

第一部——摩訶般若

即羅什譯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一名小品般若

西晉無羅叉譯之放光般若 及竺法護譯之光讚般若 (經文未盡)

均爲同本

大般若之第二會也

第二部——金剛般若

即羅什譯之金剛般若經

元魏菩提留支 陳真諦 隋達摩笈多 唐義淨等 所譯金剛般若

均爲同本

大般若之第九會也玄奘先譯有能斷命剛般若一卷亦其同本

第三部——天王問般若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藏書 第二十五期

一四

卽月婆首那譯之勝天王般若波羅密經  
大般若之第六會也

第四部——光讚般若

梵本未渡

在今藏中之光讚般若 實爲大般若之第二會 屬第一部

第五部——仁王般若

卽羅什譯之仁王般若波羅密經

大般若之別部也

上說據仁王經

(乙) 八部般若

第一部——十萬偈

卽小品般若是

第二部——二萬五千偈

即放光般若是

第三部——一萬八千偈

即光讚般若是

第四部——八千偈

即道行般若是

第五部——四千偈

即小品般若是

第六部——二千五百偈

即天王般若是

第七部——六百偈

即文殊般若是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第八部——三百偈

即金剛般若

上說據金剛仙論北世觀弟子金剛仙菩薩所造

按大品放光光讚 在今藏中 實爲同本異譯 不當配於三

部 故天台嘉祥 皆以爲八部中第一第二之經本未渡

又第四第五 亦爲同本異譯

述聖教中之般若品類竟

〔述梵本中之般若品類〕

現存梵本 計有五種

1. 十萬頌般若 (Sa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十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七首盧 四分 七十二品

與大般若之初會相類 但其中詳略頗有出入



2. 二萬五千頌般若 (P. navavimsati Sahasrika Prajna paramita)

二萬四十五首盧 八品

與大般若之第二會大綱一致

3. 八千頌般若 (Ashtasahasrika Prajna Paramita)

三十二品

與大般若之第四會可比

4. 金剛般若 (Vajracchedika Prajna Paramita)

此即金剛能斷般若之梵本

5. 般若心經 (Prajna Paramita Hridaya Sutra)

此梵本有大小二種

述梵本中之般若品類竟

〔述譯本中之般若品類〕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總要

(甲) 小品般若 中上譯本 計有十種

經名	譯	時	譯人	卷	品	存缺
1 道行經	漢靈	熹平元(172)	竺佛朔	1	1	缺
2 般若道行品經	漢靈	光和二(179)	支婁迦讖	10 (或8)	30	存
3 大明度無極經	吳權	黃武(223-228)	支謙	6 (或4)	30	存
4 吳品經	吳權	太元元(251)	康僧會	5	10	缺
5 小品經	晉武	泰始八(272)	竺法護	10	10	缺
6 摩訶般若波羅密道行經	晉惠	(290-306)	衛士度	2	2	缺
7 大智度經	東晉	(317-420)	祇多密	4	13	缺
8 摩訶般若波羅密鈔	苻秦	建元十八(382)	曇摩婢竺佛念	5 (或4)	13	存
9 小品般若波羅密經	姚秦	弘始十(408)	鳩摩羅什	10	29	存
10 大明度經	北涼	(397-418)	道龔	4	4	缺

11 大般若第四會	唐顯慶五—龍朔三(560-603)	玄奘	18	存
12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	宋太宗(976-1000)	施護	25	存
			32	存

按此外尚有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密經三卷 宋法賢譯 乃佛母般若三十二品之攝頌也

(乙) 大品般若

經名	譯時	譯人	卷	品	存缺
1 光讚般若波羅密經	西晉泰康七(286)	竺法護	10	或15	存
2 放光般若波羅密經	西晉元康元(291)	無羅叉竺叔蘭	20	或30	存
3 摩訶般若波羅密經	姚秦弘始五(403)	羅什	27	或30	存
4 大般若第二會	唐顯慶五—龍朔三(560-603)	玄奘	78	85	密

(丙) 仁王般若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通要

經名	譯	時	譯人	卷	品	存缺
1 仁王般若波羅密經	晉永嘉年(307-312)		法護	2		
2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密經	姚秦弘始二(401)		羅什	2	8	存
3 仁王般若波羅密經	梁大同年(535-545)		眞諦	1		
4 大唐新翻護國仁王般若經	唐永泰元(765)		不空	2	8	有

(丁) 金剛般若

經名	譯	時	譯人	卷	品	存缺
1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姚秦弘始四(403)		羅什	1		存
2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北魏永平二(509)		菩提流支	1		存
3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陳天嘉二(562)		眞諦	1		存
4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密經	隋大業(605-618)		達摩笈多	1		存
5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	唐貞觀廿二(618)		玄奘	1		存

6 大般若第九會	唐龍朔三(663)	玄奘	1	存
7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	唐長安二(703)	義淨	1	存

按嘉祥疏引「大悲比丘本願經」之末記 謂經本八卷 今唯一格  
量功德「一品

(戊) 般若心經

經名	譯時	譯人	卷	品	存缺
1 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咒經	秦弘始四—十五(402—413)	羅什	1		存
2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唐貞觀二十二(649)	玄奘	1		存
3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唐長壽二(693)	菩提流志	1		缺
4 摩訶般若隨心經	唐中宗時(695—710)	實叉難陀	1		缺
5 善徧智藏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唐開元二十六(738)	法月	1		存
6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唐貞元六(790)	利般	1		存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7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唐大中年(817-859)	智慧輪	1	存
8	華嚴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宋太宗時(980-1000)	施護	1	存

(己) 灌首般若

1	佛說灌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	漢靈帝中平五(188)	嚴佛調	2	缺
2	佛說灌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	宋 (420-478)	翔公	2	存
3	大般若第八會	唐龍朔三(663)	玄奘	1	存

(庚) 文殊般若

1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	梁天監中(506-611)	曼陀羅仙	2	存
2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密經	梁天監普通(512-520)	僧伽婆羅	1	存
3	大般若第七會	唐龍朔三(663)	玄奘	2	存

按此部曾混入寶積部中

(辛) 勝天王般若

經名	譯時	譯人	卷	品	存佚
1 勝天王般若波羅密經	陳天嘉六(555) 唐龍朔三(663)	月婆首那 玄奘	7 8	16 17	存 存
2 大般若第六會	唐龍朔三(663)	玄奘	8	17	存

(壬) 理趣般若

經名	譯時	譯人	卷	品	存佚
1 大般若第十會	唐龍朔三(663)	玄奘	1		存
2 寶相般若波羅密經	唐長壽二(693)	菩提流志	1		存
3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	唐開元七—十(719-732)	金剛智	1		存
4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 經般若波羅密多理趣品	唐開元八—大歷九(720-774)	不空	1		存
5 佛說徧照般若波羅密經	宋太宗時(930-1000)	施護	1		存

釋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述要



按此經爲「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中之第一分至第十四分 原經凡二十五分 由宋法賢譯出

(癸) 大般若

1 譯名——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2 譯人——玄奘(沙門大乘光大乘欽嘉尙等筆受)

3 譯時——唐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至龍朔三年十月二十日(660—663)

4 譯地——玉華寺玉華殿

原爲玉華宮爲譯  
大般若特捨爲寺

5 譯本——凡六百卷 一萬三千二十一紙 十六分 二百六十五品 六十

億四十萬字 二十萬偈 一千二百五十七法門 三百九十九義

述譯本中之般若品類竟

# 專 著

## 般若與業力

(續第廿四期)

### 第三篇 業力論 (續)

#### 第二章 小乘諸宗與業力 (續)

#### 第三節 印土說出世部與業力

佛滅後二百年中 那持自由進步主義的大衆部 因大天移度住央崛多羅國的時期 形成了第一次的分裂 計流出「一說」「說出世」「雞胤」三部 這三部雖同出一本 而所持的教義 各各有殊 不過青勝于藍 終帶幾分藍色 從外貌上看去 幾乎和他的母部一般 在這中間 我們應當認清這三個小孩兒 雖然面貌都醜 背着他的母親 而他們各有心思 各有作爲 並不和他的母親一樣 也並不和他



的兄弟一樣

三部之中 最高超的 要算「一說部」 他的思想 不僅超過他的母部 並且超過他的友部 不僅超過大眾部下各部 並且超過上座部下各部 在印土小乘諸宗裏面 猶如一個塔尖 塔尖之下 便要推「說出世部」 他雖沒有登峯造極 不能與「一說部」平肩 但仍不失爲塔頂 其餘的各宗 又那一個不被他蓋住 比起「一說部」來 總算不愧是難兄難弟罷

上節已將「一說部」說過 今當依次續說「說出世部」 此亦分四 一者傳譯異稱 二者立名略釋 三者判宗攝旨 四者集文標義

(一者傳譯異稱)

1. 說出世部 見異部宗輪論
2. 出世說部 見部執異論等
3. 出世間說部 見十八部論

4. 出世間語言部見文殊問經

5. 出世部見大乘玄論

6. 盧俱多羅婆娑拖部見部執異論

7. 盧迦財多羅部見舍利弗問經 此尚待考

(二者立名略釋)

文殊問經「出世間語言」注云「稱讚辭也」

部執異論疏云「出世部與前一說部所執有異 一說部明一切法皆是假名

此部明世間法非實有 出世法是實有 所執既異 故成異部」(攝錄)

三論玄義云「出世說部 此部言世間法從顛倒生業 業生果 故是不實

出世法不從顛倒生 故是真實」

宗輪論述記云「出世之法 非顛倒起 道及道果 皆是實有 唯此是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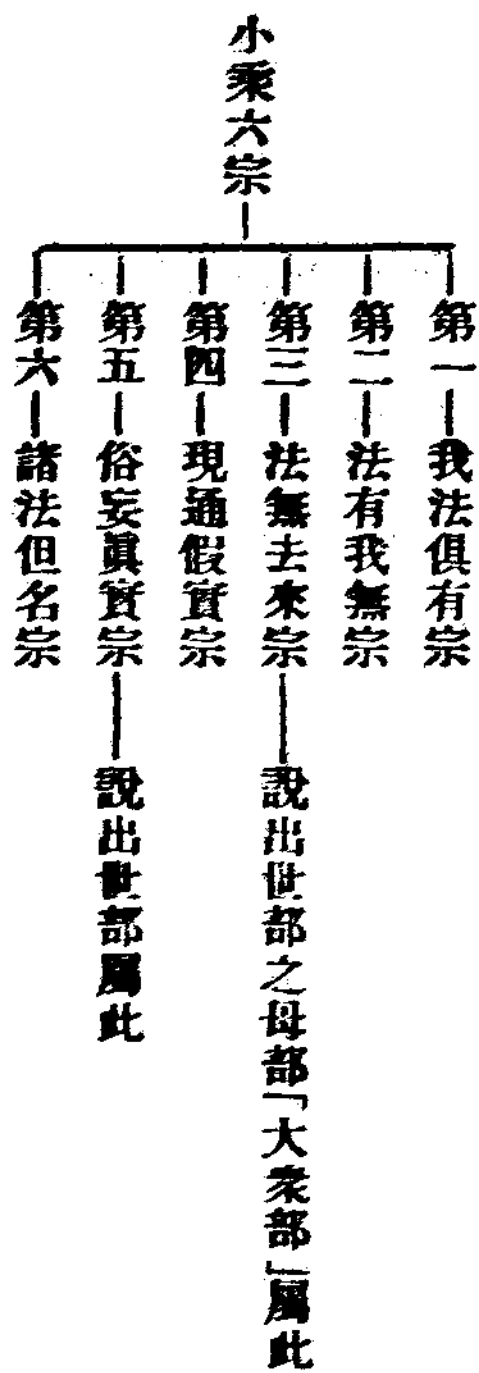
世間皆假 從所立爲名 既乖本旨(指大乘經)所以別分 名「說出世部」文

殊同經注可稱讚者 此猶非也 眞諦法師云 出世說者 隨順梵語 于此便倒」

部執異論云「出世說部 天竺本名虛俱多羅婆拖部」(續錄)

(二者判宗攝旨)

依慈恩大師之法華玄贊 賢首大師之華嚴五教章 弘法大師之十住心論 在小乘六宗之內 判說出世部爲「俗妄眞實宗」



此宗唯「說出世」一部 無同宗者

此宗說「我」非實有 「法」之過去未來非實有 「法」之在十二處十八界者亦非實有 乃至於俗諦中一切世間法均非實有 唯真諦中一切出世間法爲實有

異部宗輪論述記曾舉「說出世部」義曰「此部明世間煩惱從顛倒起 此復生業從業生果 世間之法既顛倒生 顛倒不實 故世間法但有假名 都無實體 出世之法 非顛倒起 道及道果 皆是實有」 故屬於此宗 而此之一義 乃說出世部對於一切法之總觀念也

(四者集文標義)

此中亦分兩條 一條是 說出世部對於世間一切法的觀念 一條是 說出世部對於出世間一切法的觀念

(甲)說出世部對於世間一切法的觀念

如前所說 世間一切法 是依着業力的因果之環 從流轉門而流轉的 只因

這依次的流轉 便由那空無相無作的真體上顯現了這不空有相有作的妄境 然則我們雖宛然見有世間一切法 究竟本非實有 不過在不空有相有作的一段上 也可以認爲實有 這是我以前所說的話 可是我們在這中間 還應當看出一層道理 就是這不空有相有作的境畢竟是妄 而那空無相無作的體倒是真 今此部所計是「俗妄真實」 他對於世間一切法 便認爲本非實有 與他對於出世間法認爲實有的觀念恰恰相反 這便因爲越是空無相無作的體 越見其真 越是不空有相有作的境 越見其妄 這種觀念 係從大眾部的「法無去來」流出 他的母部對於一切法 只從那實有的一段上 認了「現在」一小段 而他却將一切世間法都從那本非實有的一段上認取 卽所謂俗諦是妄

試依着他對於一切法的總觀念而分論世間一切法的緣起 就諸書所見 便有下列幾點可舉

婆沙論卷二十八

「分別論者說 有爲性羸劣故 不能生法乃至滅法

無爲性強盛故 便能生法滅法」

據此 可知此部亦以「無爲法」爲緣起 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同 但大衆部以「法無去來」而認世間一切法從無爲而生 一說部以「諸法但名」而認世間一切法從無爲而生 此部則以「俗妄真實」而認世間一切法從無爲而生 各有一種眼光 各有一種認定 所計雖同 並非完全如一 惟其建立於業力之真體上則無異耳

**異部宗輪論**

「無爲法有九種 一擇滅 二非擇滅 三虛空 四空無邊

處 五識無邊處 六無所有處 七非想非非想處 八緣起支性 九聖道支性」

據此 可知此部認爲緣起之無爲法 亦有九種 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同 但此九種法 在彼計法無去來之大衆部 固認爲有一種相當之實有 而在彼計諸法但名之一說部 則認爲非實有體 兩說名相雖合



實已大相逕庭 若以此部衡之 則又有異 蓋彼計俗妄真實而認爲實 有與「一說」固迥別 與「大衆」亦微殊

**宗輪論述記** 「此四無色所依之處 別有無爲 是滅所攝 要得此滅 依之生彼 能依細五蘊 自是無常 所依四無色 自是常住」

據此 可知此部認無色界之無爲 亦有細五蘊爲能依 與上述之「大衆」 「一說」兩部同 其於業力不虛之理 實所共認 特此部又當以俗妄真實 之眼光觀察之耳

**異部宗輪論** 「無無記法」

據此 可知此部亦認無爲之性 實以真善而爲一元之理體 與上述之「大衆」 「一說」兩部同 但此中有應辨者 論文所載 僅謂無無記法 依而推之 自當有有記法 然在俗則妄 在真則實 非謂善惡均實有體也 又試依着他對於一切法的總觀念而分論世間一切法的變現 就諸書所見 便

有下列幾點可舉

**異部宗輪論**

「五種色根 肉團爲體」

據此 可知此部亦認色法之「根」 以四大種所造之肉團爲體 但其所謂體 乃妄境上業力所顯現「不空」之體 非實有之體也 此與一說部義相似 而與大衆部有殊 然自表面觀之 上述三部固同執此一義

**唯識了義燈**

「識見根非見 大衆一說說出世雞胤等說」

據此 可知此部亦認色法非見 而認能見者爲心法 實與上述之「大衆」  
「一說」兩部同執「識見說」 但以俗妄真實之公式勘之 仍不免近「一說」  
而遠「大衆」耳

**宗輪論述記**

「三界之中 許皆有色 微細根大 於彼得有 故無色界

具六識身」

據此 可知此部亦認五根四大 三界徧有 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

部同 世間法雖非實有 而業力所感 非無異熟 談諸法但名者當知此義 談俗妄真實者亦當知此義

以上論色法

**異部宗輪論**

「心性本淨 客塵隨煩惱之所雜染 說爲不淨」

據此 可知此部亦認一切心法實因業力而有淨不淨之名 如「大衆」「一說」部執 但此淨不淨 正屬虛妄耳

**異部宗輪論**

「隨眠非心 非心所法 亦無所緣 隨眠異纏 纏異隨眠

應說隨眠與心不相應 纏與心相應」

據此 可知此部亦同「大衆」「一說」兩部 說煩惱力強 別成種子 常恆在身 心不相應 但此與心不相應之根本煩惱(隨眠) 及與心相應之隨煩惱(纏) 均非實有 僅有業力之表現而已 義同「一說」而與「大衆」又有異

**異部宗輪論** 「眼等五識身 有染有離染」

據此 可知此部亦如「一說部」 雖計世間法非實有 仍認六識心王均能作業受果 不失其母部「大衆部」舊義

**十八部論** 「色無色界 具六識身」

據此 可知此部亦以業力所及故 認一切心法徧於三界 如「大衆」「一說」兩部所計 不以世間法非實有而否認之也

**異部宗輪論** 「苦亦是食」

據此 可知此部又與「大衆」「一說」兩部同認心所有法中之受唯是苦 因彼亦總許三受名食也

以上論心法

關於世間一切法之變現 於前說大衆部教義時 曾另述「色心二法之因果現象」一段 中所引宗輪論文數條 均係大衆部末宗異義 部執異論

且謂此數條爲大衆部執義 異餘三部 則說出世部教義是否相同 亦如一說部 有待考者

惟此部似亦認因果無間 故亦不認「中有」之存在 宗輪論曾舉其義曰「都無中有」 此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同

復次 此部所認因果現象 於上二段中 亦可約略見之 此外可舉者 有真諦三藏之部執異論疏 所說雖亦見嘉祥大師之三論玄義 慈恩大師之宗輪論述記 但以疏文爲最詳明 故舉之

**部執異論疏**

「此部（指出世部）明世間法從顛倒生 顛倒生煩惱 煩惱生

業 業生果報 既從顛倒生 皆是虛妄 虛妄故非實有 悉是假名也」

據此 可知此部對於色心二法之因果現象 認識甚明 卽對於業力 認識甚明 特從業力而分爲四 前有顛倒煩惱 後有果報 實則均業耳

以上論色心二法之因果現象

已論世間一切法的緣起 又已論世間一切法的變現 我們必能知道說出世部對於世間一切法的觀念 未嘗離了業力

(乙)說出世部對於出世間一切法的觀念

如前所說 出世間一切法 是依着業力的因果之環 從還滅門而還滅的 只因這依次的還滅 便由這不空無相無作的妄境證入了那空無相無作的真體 然則我們雖宛然見有出世間一切法 究竟也本非實有 不過在不空有相有作的一段上 也可以認爲實有 這是我以前所說的話 可是我們在這中間 還應當看出一層道理 就是這不空有相有作的境畢竟是妄 而那空無相無作的體倒是真 今此部所計是「俗妄真實」 他對於出世間一切法 便認爲實有 與他對於世間法認爲本非實有恰恰相反 這便因爲越是空無相無作的體 越見其真 越是不空有相有作的境 越見其妄 這種觀念 係從大眾部的「法無去來」流出 他的母部 對於一切法 只從那實有的一段上 認了「現在」一小段 而他却將一切出世間法

都從那實有的一段上認取 卽所謂真諦是實

試依着他對於一切法的總觀念而分論出世間一切法的因行 就諸書所見 便有下列幾點可舉

**異部宗輪論**「苦能引道 苦言能助」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深契大天「道因發起」之義 又實依柔力所顯之四諦而修 此義雖與上述之「大眾」「一說」兩部同執 但與「大眾」小同 與「一說」大異

**異部宗輪論**「慧爲加行 能滅衆苦 亦能引樂」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以慧爲重 蓋慧由「實相」而出 慧爲「觀照」所起 在凡則名「識」 在聖則名「智」 一切法中 最爲真實 此與上述之「大眾」「一說」兩部同執而異解矣

**部執異論**「若人入正定 一切結滅」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重修定 故亦有「須陀洹得禪定」之義 蓋道聖諦中 定慧雙修 而慧實生於定 彼既重慧 自不能捨定而他求 況彼因依四諦而修者乎 故於慧之外 又認定爲真實 此與一說部大異 亦與大眾部小異 但仍與上述二部同計 以修定爲所同重也

**十八部論**

「禪定中間 亦有言說 亦調伏心 亦攝受思惟」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定慧雙行 以兩俱真實也 此與上述之「大眾」「一說」兩部所執同一而二 亦如上舉諸義

**異部宗輪論述記**

「一切聖道 性能離染 理是常一 其入差別 自是

生滅 理是無爲」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以一切出世法均屬於無爲 如上述之「大眾」「一說」兩部 但彼等因無爲而明其空 此則因無爲而顯其實 是爲異耳



**十八部論** 「一切聞知 觀生聖諦」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觀智殊勝 應用無方 能如宗輪論所舉  
「以一剎那現觀邊智 徧知四諦諸相差別」 卽與上述之「大眾」一說  
兩部相同 但此部固認慧爲真實者

**異部宗輪論** 「一切法處 非所知 非所識 是所通達」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觀智成就後 所通達之境 亦非俗智散  
識所及 與上述之「大眾」一說 兩部所說亦同 但其認爲真實則有異  
且行者必由「見道」而入通達位 方能通達一切法處 其真實之正見  
信根 均由「見道」而起 故此部亦計「世間無正見 世間無信根」

又試依着他對於一切法的總觀念而分論出世間一切法的果德 就諸書所見  
便有下列幾點可舉

**異部宗輪論** 「第八地中亦得久住 乃至性地法 皆可說有退 預流者

有退義 阿羅漢無退義」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又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同不重一切小果 大天五事」亦所信受 預流造惡 亦所指議 然則彼在出世法中 固亦有所決擇也 但一切小果既屬出世 卽非不真實者 故彼亦稱「預流得定」及「預流自了」 仍同上述兩部

**異部宗輪論**「所作已辦 無容受法」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認阿羅漢果實能斷諸煩惱 雖小果不爲所重 究有真實者在 此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所執僅有微殊

以上論四沙門果

**異部宗輪論**「一切菩薩入母胎中 皆不執受羯刺藍頰部疊閉尸鍵南爲

自體 一切菩薩入母胎時 作白象形 一切菩薩出母胎時 皆從右脅生

一切菩薩不起欲想恚想害想」

專著 般若與業力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關於菩薩之勝妙 實所稱歎 與上述之

「大衆」一說兩部同 但俗妄真實 不可不辨

**十八部論**

「爲衆生故 願生惡趣 成就一切煩惱衆生」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以度生悲願無盡而重菩薩 與上述之

「大衆」一說兩部同 但俗妄真實 亦不可不辨

以上論菩薩

**異部宗輪論**

「諸佛世尊皆是出世 一切如來無有漏法」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亦持「佛身無漏說」 正同上述之「大衆」

「一說」兩部

**部執異論**

「如來所出語皆爲轉法輪 如來一音能說一切法 如來語無

不如義」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又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同計「佛

所說經皆是了義」故亦將諸大乘經雜三藏中說之

**部執異論**

「如來色身無邊 如來威德勢力無減 如來壽量無邊 如來教化衆生 令生樂信 無厭足心 如來常無睡眠 如來答問無思惟 如來所出語皆令衆生生愛樂心 如來心恆在觀 寂靜不動 如來一心能通一切境界 如來一剎那相應般若 能解一切法 如來盡智無生智恆平等隨心而行 乃至無餘涅槃」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關於如來之勝妙 亦所稱歎 而教化衆生心無厭足一條亦具 此又當與上述之「大衆」一說「兩部並加讚揚者 特大衆認爲過未非實 一說認爲皆是假名 而此部則認出世法均真實也

**部執異論疏**

「出世之法 不從顛倒起 有道及道果 二空是道果 能通達二空智是道 二空之理 既是真實有 所執既異 故成異部」

據此 可知此部計出世真實中 有通達二空之智 卽爲道 有證得二空

之理 卽爲道果 「發軔」曾釋之曰「道者 指有爲無漏道諦 道果者 正是涉有爲無爲二果 其有爲果者 指果德所攝無漏道諦 無爲果者 指彼所談擇滅無爲也」 有謂道者 指道諦 道果者 指滅諦 此部計 爲真實之出世法 蓋卽滅道二諦 滅道二諦 卽真實法 而苦集二諦 屬於世法 卽非真實法 此部固夙觀四諦者

以上論佛果

已論出世間一切法的因行 又已論出世間一切法的果德 我們必能知道說出世部對於出世間一切法的觀念 也未嘗離了業力

上述兩條已竟 說出世部與業力的關係 也可以得其大凡了

最後 我還要重申前說 願讀者不要忘了那異部宗輪論開首的幾句偈子 當知現所說的說出世部 也與其餘小乘諸部一律 同依四聖諦教 都是爲業力而修 依業力而修 所以說 業力是小乘的根本要義

窗乘

六日經在品講

# 大日經住心品講

金剛乘人 正明

皈命光明遍照尊

加被釋成真實義

心自證心說無說

共入大悲胎藏界

講曰 大日經者 是真言宗的根底 祕密教的泉源 在中國唐玄宗時  
「善無畏」三藏所翻譯 「二行」阿闍黎作疏 後來傳到日本 弘揚甚盛  
日本的密教 根本有兩部大法 一是「胎藏界」 一是「金剛界」 金剛界  
依的是金剛頂經 胎藏界依的便是這部大日經  
這部經也有三本之說

法爾恆常本

分流廣本

密乘 大日經住心品講

分流略本

法爾恆常本 原不能顯於紙墨 分流廣本有十萬頌三百卷 亦未曾傳到中國 善無畏三藏所譯者 卽分流略本 傳這略本到中國來的人 是在善無畏三藏之前的 有一位沙門 名曰「無行」 不幸他歸途病沒 所以到後來善無畏三藏 才於長安福光寺譯出此經 當時有沙門「寶月」度語「一行」阿闍黎筆受 譯成共有七卷

前六卷 經文

第七卷 供養法

前六卷的經文共有三十一品 住心品第一 說的是真言修行的教相 自第一品以下 都是說的真言修行的事相 其三十一品的目錄是

入真言門住心品第一 此品說一經之大義 以「菩提心爲因」「大

悲爲根」「方便爲究竟」之三句爲綱 於「如



實知自心一中 金剛手發爲九問 毗盧遮  
那如來以偈答之 復說「入心」一六十心「  
百六十心」三三劫「十地」六無畏「十緣  
生句」等 總明真言之教相 所謂衆生自  
心品 卽是一切智智也

入曼荼羅具緣真言品第二 (自此品以下皆談事相)

(以上卷第一)

息障品第三

普通真言藏品第四

(以上卷第二)

世間成就品第五

悉地出現品第六

卷乘 大日經住心品講

成就悉地品第七

轉字輪曼荼羅行品第八

(以上卷第三)

密印品第九

(以上卷第四)

字輪品第十

祕密曼荼羅品第十一

入祕密曼荼羅法品第十二

入祕密曼荼羅位品第十三

祕密入印品第十四

持明禁戒品第十五

阿闍黎真實智品第十六

布字品第十七

(以上卷第五)

受方便學處品第十八

說百字生品第十九

百字果相應品第二十

百字位成品第二十一

百字成就持誦品第二十二

百字真言法品第二十三

說菩提性品第二十四

三三昧耶品第二十五

說如來品第二十六

世出世護摩法品第二十七

密乘 大日蓮任心品

說本尊三昧品第二十八

說無相三昧品第二十九

世出世持誦品第二十

囑累品第二十一

(以上卷第六)

(其第七卷有五品別有品目)

按密教的事相 非入壇灌頂的人 不可得聞的 所以這次的講 只講教相的住心品 其餘諸品 且俟將來

「一行」和尚 既同翻譯此經 又聽善無畏詳細講說 便作成了「大日經疏」 爲欲通解大日經者的唯一要籍 可惜中國早已失傳 最近始由日本傳回 當初日本傳去此疏 有兩本 一本名「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 有二十卷 一本名「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 有十四卷 傳

二十卷者 是日本東密的弘法大師 所以東密的人 多依用之 傳十四卷者 是日本台密的慈覺大師 所以台密的人 多依用之 其實兩本 大致相同 皆是解釋本經前六卷的經文 今講大日經 當然要依據此疏 此疏的後半 雖有「未會」「未治」「爛脫」等等的難讀 惟今只講「住心品」尙談不到 住心品的疏 開闡經文的奧義 博大精深 鑽研不盡 學人於此 多多致力 必能得到真言密教「教相」的真實 日本學者 有所謂「大疏」「本疏」「口疏」「奧疏」的名稱 其分別爲

大疏

本疏

▽總稱大日經疏的全部

口疏——稱疏第一卷至第三卷半 釋「住心品」之一品者 卽教相也

奧疏——稱疏自第三卷具緣以下直至疏末者 卽事相也

日本對於奧疏作解釋者 有「妙印鈔」「演奧鈔」等等 既是事相 今且不談 其對於教相的口疏作解釋者 有「遍明鈔」「指心鈔」「口筆鈔」「大疏鈔」「除闇鈔」「住心鈔」「大疏第三重」「宗義決釋」等等甚多甚多 他們攝屬起來 可分四大宗派

東寺派

仁和派

高野派

根嶺派

今講依據本疏務求簡捷的明了本經大義 對於某派某鈔的話 也當擇要而談 惟有時且不及標明言說之所從出 以免支蔓 况當中國密教復興之初 惟願學者一心真實的修行 講者於諸異義 自應有一種不偏不倚的決擇 學者將來 還須博覽廣討 折中於羣言 萬不可一時淺嘗 便

以意爲法 或則衡台衡賢 默密乘於羅網 或則宗家疏家 迷互顯之寄  
說 致歧中以又歧 轉虧獲而莫入 這又是講者所確確自守時時自惕的  
了 常說學密不通教相 則一切事相 皆闕兒戲 這話固然不謬 然而  
只講教相 不修事相 有如野蠻說食 亦復何用呢 往昔的教相 並不  
許向外人亂說 近來日本大阿闍黎耶 多有爲欲普攝羣機 使示入深密  
的人 也得略窺玄奧 便把教相公開演講了 在今中國 密教初啓 可  
惜人多誤會 真能了解「秘密」二字意義者甚少 正賴教相弘傳 發其正  
信 但是講者之意 以爲教相 畢竟是「事相之教相」 古人說「教外  
無事 事外無教」所以對著不修事相之人 很難言說 若說存疑了 則  
此經所有的「三句義」「九句問答」「入心」「三三觀」「十緣生句」等 幾  
與顯說常談 難辨其微 若說真實了 則悉地宮中的一切「形形」「色  
色」「所寄」「所表」 將更莫名其妙 此所以講者之意 深願學人 辨

大精誠 實修事相 使所講的理 都成爲三密瑜伽上的事 那才是眞教相 不然 這講不出的 因無從揣付 連那所講出的 也決懂不著眞實 講者深慚 不能「淺略」「深祕」 說來各有所當 只得引著疏中所說的「修學眞言者 要令先入曼荼羅」於此將講經文 先勸事修

###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第一

講曰 本經的題目 具依梵本 當作「摩訶毗盧遮那勃陀悉地(如念)ス(如念)ヒキリニタチシユタ」修多覽因陀羅囉惹」 是「人」「法」「喻」具舉圓備的 常途的講經 每將一經題目 分析著某幾字是說經之「人」 某幾字是經中之「法」 某幾字是譬法之「喻」 本經的題目如上 不但「人」「法」「喻」具舉 尤妙在題目一一字 皆圓備「人」「法」「喻」 弘法大師開題云 題目一一字皆人之種子 若言「人」一



一字則皆是「人」又題目一一字皆法之智印 若言「法」一一字則皆是「法」又題目一一字皆以淺顯深 卽名爲譬 若言「喻」一一字則皆是「喻」如是稱說圓備 最契經旨 又此經若據梵本 應具題曰「大廣博經因陀羅王」 因陀羅王卽帝釋 蓋謂此經是一切如來祕要之藏 於大乘衆教 威德特尊 猶曰千目 爲釋天之王也 因恐經題太廣 故不具存

### 釋大毗盧遮那

大毗盧遮那 常稱爲大日 毗盧遮那譯爲「除闇遍明」 是日之別名 非謂世間之日 世間之日 梵文作「阿彌底耶」 這「毗盧遮那」是說除闇遍明的佛日 與世間日有種種不可比論

世間日則有方分

如來慧日則不如是

世間日若照其外不能及內

如來慧日除闇遍明

世間日明在一邊不至一邊 如來慧日除闇遍明

世間日又唯在晝光不照夜 如來慧日除闇遍明

如是種種 世間之日 不可爲喻 但取其少分相似 有如

世間日行闇浮提 隨其性分 增長草木 能成衆務

如來日光遍照法界 亦能平等開發衆生善根 成辦二世殊勝事業

又如

世間日重陰昏蔽 日亦不壞 雲開見日 日非始生

佛心之日 雖爲無明煩惱戲論重雲之所覆障而無所滅 究竟諸法

實相三昧圓明無際而無所垢

以此少分相似 所以更加「大」字 名曰大日

「大」字梵音摩訶 大日梵音 卽「摩訶毗盧遮那」 其所謂大者 弘法

大師云 人中之大 法中之大 教中之大 義中之大 體中之大 相

中之大 用中之大 乘中之大 因中之大 行中之大 果中之大 入中之大 理中之大 智中之大 定中之大 如是具十佛刹微塵數大 此大即絕待常住不二之大 不是相待無常之大 大日之大 如是如是

**釋成佛**

成者 不壞不斷不生不滅無始無終之義 這是「法爾所成」的成 不是「因緣所成」的成

佛即是覺 梵音菩提 舊翻爲知 新譯爲覺 謂以如實智 知過去未來現在衆生數非衆生數有常無常等一切諸法 皆了了覺知 故名爲覺

成佛具足梵音 應云成三菩提 是正覺正知義 今就省文 但云成佛 今有以四句釋成佛者

一上轉成佛 此中有分滿 十地是分證 佛果是滿位 俱約顯得

之成佛而說也

二下轉成佛 自本地無相之法身 應現加持門與加持世界之法身也

三亦上亦下成佛 約多法界之極位 雖上轉至極 而不捨大悲 大悲必對機 故亦下轉也

四非上非下成佛 約一法界之極位 言心俱絕 何言上下

**釋神變加持**

不測曰神 異常名變 本來心之業用 不可思議 十地聖者 尙不測其涯 三種凡夫 甯能識其妙 唯佛能知能作 故曰神變 此神變無量無邊 古說亦有四種

一下轉神變 自法身如來之大定大智大悲三德 作化他難思之事業 卽加持世界之佛身也

二上轉神變 發心修行 於三劫十地之位 修三密之行 進 是又神變也 進 是又神變也

三亦上亦下神變 約自證極位之多法界 於上轉之極處 而因果等之一切法 歷然存在 是亦上轉神變 然緣過去現在未來等之諸法 而催起大悲 是亦下轉神變

四非上非下神變 約極位之一法界 乃不二無相之本法 既絕名相 何言上下

加持者 加以往來涉入爲名 持以攝而不散爲義 卽「入我我入」也 本尊入我身 則下轉加持 本尊爲能加所持 行者爲所加能持 我入本尊身 則上轉加持 行者爲能加所持 本尊爲所加能持 雖然仍當會悟一體不二 始得其實 又有「法法加持」「法人加持」「人法加持」「人人加持」之四種

- 一・法法加持 如理智二法相互加持等
  - 二・法人加持 如以法身三密加持行者等
  - 三・人法加持 如佛加持某時某處等
  - 四・人人加持 如佛加持金剛手而說某真言等
- 神變加持 舊譯或云「神力所持」或云「佛所護念」這是如來金剛之幻 緣謝則滅 機興則生 卽事而真 無有終盡的 佛所住處 出過一切心地 言語盡竟 心行亦寂 本來是十地菩薩 尙不能入的 所以世尊應化 必有這「神力加持」 衆生才得蒙益也

釋經卷第一

經如常釋 此第一卷有二品 一・住心品 一・具緣品未完

入真言門住心品第一

講曰 梵文本品 具有二題 一云「修真言行品」二云「入真言門住心品」翻譯的時候 因為「入」「住」兩個字 已經包括「修行」的義意 所以免去繁文 不具題初名 但云入真言門住心品 此品統論一經之大意 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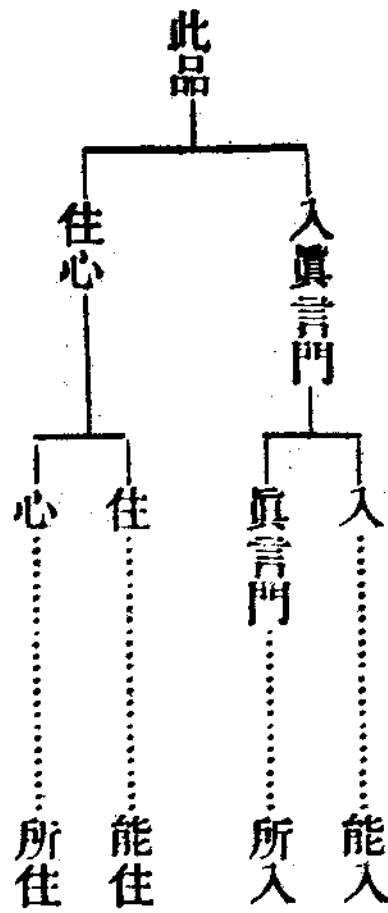
衆生之自心 卽是一切智智——法

如實了知 名爲一切智者——人

若倒轉來說 這一經所說的法 就是「一切智智」 這一切智智 就是「衆生之自心」 修持這樣大法的人 就名爲「一切智者」 怎樣修持呢 就是「如實知自心」 是故此教諸菩薩 皆真語爲門 心自證心也

本宗修行 全在身口意三密 成佛要三密具足的修行 古來辯論甚詳 照此品的題目 只有「真言」的口密和「住心」的意密 何以不及

身密呢 此若就望文生義的解法 「入門」二字 何嘗不是身密 但是此品之中 不說手印 不說真言 依然是三密不具 此又有說說這正是「無相三密」 最微妙處 如此愈探討前人研究的精微 愈使人讚嘆本經的圓妙 不過通常所說 此品是明入真言之門如何住 心 爲一經之教相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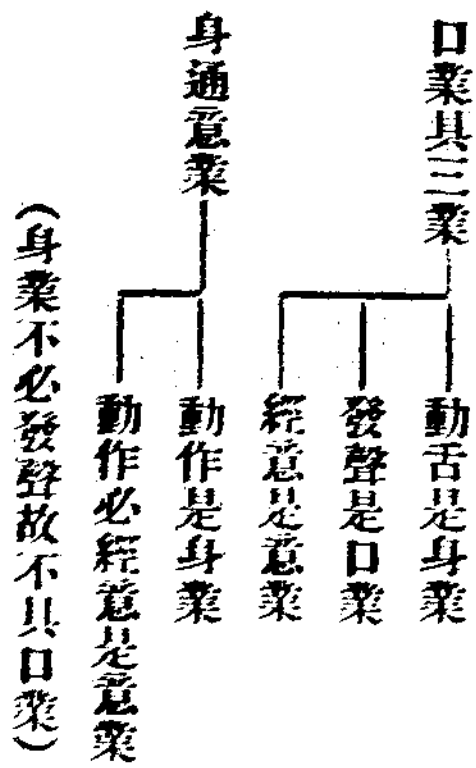
能所之義 原有多端 且就統論一經大意而說 亦可知此能入之人 卽是一切智者 此所住之法 卽是一切智智 所以達此一品 可



悟全經 明此一題 可窺全品

**釋入真言門**

本來入密之門 略有三事 一者身密門 便是身結「手印」 二者語密門 便是口誦「真言」 三者心密門 便是意作「觀想」 這一品的題目「入真言門」 單題真言一密 是以一密代表三密之義 有人引嘉祥大師的法華玄義說



意唯意業——（有唯意業不必發聲動作者故不具餘二）

如此唯說「入真言門」便已包括其餘二門了。其實這三密平等平等缺一不能成佛。所以謂之「三三平等」。本宗通常稱爲「真言宗」。也就本原於此。

真言的梵文爲「漫相羅」卽是真語如語不妄不異之義。古時有翻作「密號」的。有翻作「咒」的。皆不妥當。卽所謂真語如語不妄不異也。未盡漫相羅之量。依「祕藏記」說。曼荼羅是「三密圓滿具足」之義。今單題真言。不過就語密一門而翻。學者當知此「入真言門」便是「入三密門」。應以此三密方便。自淨三業。以自三業。卽爲如來三密之所加持。乃至能於此生。滿足地波羅密。不復經歷劫數。而證卽身成佛之妙果也。

釋住心品

上文「入真言門」即是「入三密門」今此「住心」即是「住五轉心」住五轉心者疏云

自心發菩提

卽心具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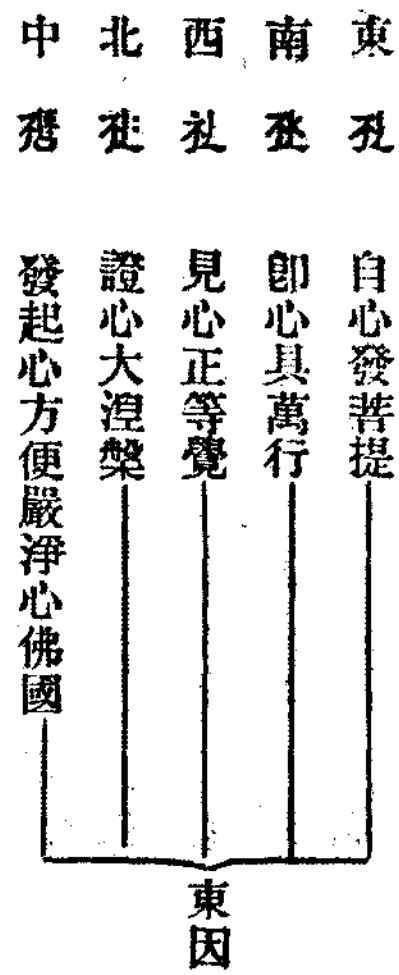
見心正等覺

證心大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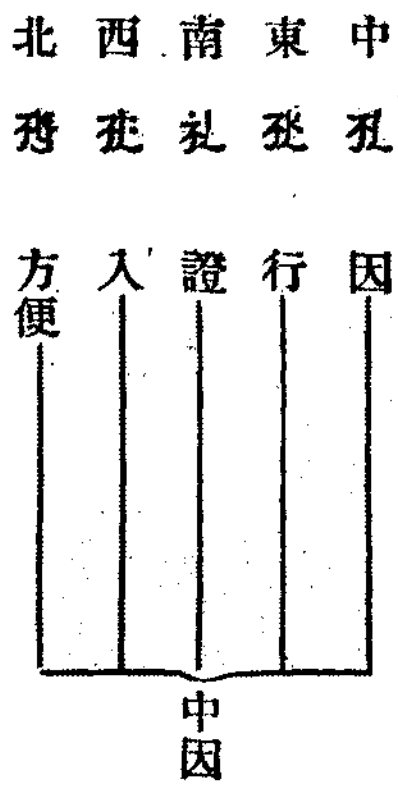
發起心方便嚴淨心佛國

從因至果皆以無所住而住其心

這六個「心」字 便是住心的心字 這「自」字「卽」字「見」字「證」字「發起」字「嚴淨」字 便是住心的住字 六句適成五轉 認識這五轉皆是衆生自心中的能求所求 相應契當 所以這個住 便得住於無住之大住了 依着善無畏三藏的傳授 配這五句於五方五佛阿字五點 則爲



若依着不空三藏的傳授 配之則爲



這東因中因的研究 雖理幽事蹟 但是概略的講 可以由此看到大疏

解釋「心」字的五句 都只是阿字的說明 所以人說

「大日經的教相 只在阿字本不生上」

又以「五轉」配經中的「三句義」所謂菩提心為因 大悲為根 方便為究竟 則為

自心發菩提 菩提心為因

即心具萬行

見心正等覺 大悲為根

證心大涅槃

發起心方便嚴淨心佛國 方便為究竟

或又為

自心發菩提 菩提心為因

即心具萬行 大悲為根

見心正等覺

證心大涅槃

發起心方便嚴淨心佛國

方便爲究竟

雖二說開合不同 總是發明這五轉心 確當於經中的三句義的 所以  
又有人說

「大日經的教相 只在三句義上」

更有以五轉心配當於經中的「如實知自心」一句的 所以又有人說

「大日經的教相 只在如實知自心一句上」

再有說「十緣生句」是一經宗極的 有說「法明道」是證理「除蓋障  
三昧」是斷惑 二者是一經旨要的 總而言之 或從住字上說一經教  
相 或從心字上說一經教相 無非說欲明一經之教相者 只在此住心  
品而已 今會通之

阿字本不生的因根究竟——就是三句義

三句的修行——就是如實知自心

如實知自心的心字——就是阿字本不生

其餘之說 亦如是融攝 則知此「住心品」者 無住之「住」 自心之「心」 一品之所說在斯 一經之教相亦在斯也

上來釋住心義 已略盡一二 然更有不可不知者 大乘諸宗 莫不談「無住」 莫不談「唯心」 乃至小乘亦有「依心垢淨」之說 皆非此真言不共之談 將來於經中「入心」「三劫」諸文 宜熟詳之 彼但明因果相生者 不知自性之因緣 彼但明緣起由來者 未說唯識之所變 而三乘教中雖說唯識 不說隨緣真如理內之性德 至於一乘教中雖說隨緣 亦止謂心性不思議三諦一體 猶是質多心緣慮之極際 何嘗談到此心之體性相貌功德 萬不可與真言之教 混爲一談 真言之

住心者 無住而住 有方有所 不生之心 如月如花 祕密之境界  
果分之莊嚴也 故宜特審知之

此品大綱 依「大疏鈔要抄」所列 甚爲詳細 今撮述大要如左

一·通序——通序

二·別序——別序

三·三句問——金剛手請說「一切智智」以何爲因云

何爲根云何究竟

四·三句答——佛告金剛手「菩提心爲因」「大悲爲

根」「方便爲究竟」

五·徵問——佛復自徵問「云何菩提」

六·答說——佛自答說「謂如實知自心」

七·問答決疑——金剛手復問「誰尋求一切智」「誰爲



菩提成正覺者」「誰發起彼一切智智」  
佛告祕密主「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  
次約十二處顯形色三界六界法體未悟  
者共六段以明心不可得

#### 八·法明道

佛告祕密主此菩薩淨菩提心門名「初  
法明道」不久勤苦便得「除一切蓋障三  
昧」若得此者則與諸佛菩薩同等住成  
住「無爲戒」乃至無量功德皆得成就

#### 九·九句問

金剛手復以偈請廣演其義略有九問

#### 十·九句總答

佛先以偈總答皆是開顯心實相門外道  
所不能識者以下經文皆分答九句一一  
之問也

十一・卅外道——佛說卅種外道以彼破壞內因果違理之心不識自心實相也

十二・世間八心——佛又說「世間八心」是最初順理之心也

十三・六十心——佛因金剛手問詳說諸心相

十四・超越三劫瑜祇行——佛說「越世間三妄執出世間心生」若以淨菩提心爲出世間心即是超越三劫瑜祇行也後詳三劫修行

十五・六無畏——佛因金剛手問說菩薩有六種得無畏處此還約前三劫作差降對明也

十六・十緣生句——佛答九句中修行句之間而說此十緣生句最爲一經旨要末以六句結之

# 演壇

## 人何以要學佛

今天本演壇開講的第一次 所開講的問題 也就是本演壇開講的第一聲 在這第一次第一聲裏 自然應當有一種開宗明義的表示 不是尋常隨便談話可比 因此 我對於這個講題 幾經斟酌 幾經考慮 總定下的 表面上看去 確像是老生常談 實際上說來 對於我們這一般人有深切重要的關係 而且我的講法 特別不同 句句都要從聽講的人心坎上爬搔 處處都要就聽講的人性靈上描寫 一定要使諸君一時心華開朗 一時趣味盎然 一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時滿腹悲哀 一時恐怖四佈 一時爽然自失 一時茫然無歸 而最後却是皆大歡喜

本來我們新立這個演壇 並不是隨便鬧着玩的 論他的性質 我應當替他詳細的聲明一下 就是 他不是科學的演壇 不是哲學的演壇 不是文學的演壇 不是實業的演壇 不是醫學的演壇 不是體育的演壇 不是藝術的演壇 不是政治的演壇 不是經濟的演壇 不是法律的演壇 不是軍事的演壇 不是黨義的演壇 乃至不是其餘一切世法的演

一

壇 却是一個教理的演壇 而在教理演壇之中 又不是開講其他宗教的教理 或是基督教 或是天主教 或是回教 或是大乘教 或是聲聞教 或是中國國有的儒教和道教 乃是專門開講佛教的一個演壇 這是我們在這個演壇裏面說話 和在這個演壇裏面聽講的人 大家應當首先認清的一個要點 那麼 我們現在便從這個佛教上說罷

可是提起了佛教兩個字 便猶如一位大富翁 他的家當就多了 你看 偌大的佛教 就經典上說 有所謂第一時說的華嚴 第二時說的阿含 第三時說的方等 第四時說的般若 第五時說的法華涅槃 還有許多顯密權實等等的經論 我們在這許多經典裏面預備說那一部呢 就宗派上說 有所謂俱舍宗 成實宗 律宗 禪宗 淨土宗 法相宗 三

論宗 天台宗 華嚴宗 真言宗 還有許多大小本末等等的支派 我們在這許多宗派裏面又預備說那一派呢 就教義上說 有所謂乘感緣起的教義 顯那緣起的教義 真如緣起的教義 法界緣起的教義 六大緣起的教義 還有許多性相空有等等的教義 我們在這許多教義裏面又預備說那一種呢 就修法上說 有所謂聲聞乘的修法 緣覺乘的修法 菩薩乘的修法 金剛乘的修法 還有許多止觀定慧等等的修法 我們在這許多修法裏面又預備說那一法呢

我想 我們現在對於上面所舉出來的這些佛教的家當 頂好都擱着不說 因為這個家當 實在大的了不得 要清理起來 簡直比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富家 一秒鐘也進許多金鎊的 還要難上幾倍 既

然我們沒有這清理工夫 我們頂好只聽着那會計師的總報告 也就不必一一去檢點 一一去澈查 你只看 我在上面所舉出來的那些名目 還不過是這位富翁無數賬簿中間的幾種分類 在沒有見過他這些賬簿的人 大都真名其妙 已經要使人望着頭痛 我若是把他的無數賬簿一本一本的搬了出來 大家更要鬧得眼花腦脹 有些不能耐煩的人 或者還要嚇起跑到十五里外去 所以我現在主張 把他的這些賬簿 暫時一並束之高閣

還有一層 這位佛教大富翁 家當固然大的了不得 並且宮牆萬仞 不容易得其門而入 入了門的 也還要升了堂 纔有實際的享受 升了堂的 也還要入了室 纔有完備的享受 我們若還是站在牆外的人 那麼 他的家當無論怎樣大 他裏面的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享受無論怎樣好 我們究竟一點也不知道 便與我們絲毫無干 我們又何必枉費心思 替人敷實呢 所以我現在主張 不僅他的賬簿 我們不去替他清理 就連他有些什麼家當 我們也不必去說

話又說回來了 我不是說這個演壇是專門開講佛教的麼 於今却將這位佛教大富翁的賬簿捆起

又把他的家當丟開不說 究竟要算那一家子的賬呢 我老實告訴你們罷 這位大富翁的家當 是我們彼此都有分的 不過我們早年流落在外 許久沒有回家 家裏的一切情形 我們大都已經忘記 有的簡直連這一份家產繼承權 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放棄了 就是現在聽講的諸君 恐怕也未必個個記得自己還有一份偌大的家當在這裏罷 我現在已經發現了這份家當是公有的 只要是尋得了正路 回到

了家裏的 都可以同等的得着無窮享受 這位佛教大富翁 他並不私爲己有的 因此 我極願邀着大家同去承受這份偌大的家當 但是在目前的大家 沒有經過一番審查 或者還以爲我是信口開河 不能相信 必須先由我把我們應當去承受這份家當的理由 原原本本 說個明白 然後大家纔能深信不疑 等到大家都認明了這份家當的確是自己所應有的之後 自然可以升堂入室 得到一掃享受 便不會癡癡呆呆的站在牆外 也自然可以高興的搬出賬簿 自己清理 便不會皱着頭痛 所以我今天便只要說我們應當去承受這份家當的理由 換句話說 便是說「人何以要學佛」

有人說「這佛教只是印度的釋迦太子所創立的一種宗教 正和耶穌基督創立基督教 讓罕默德創

立回回教一樣 他們都不過是各人一家的私言罷了 信的人 自然甘願皈依 不信的人 不妨各行其是 須知信仰自由 是全世界公認的一條定律 我們又何必一定要去學佛呢」

像上面這樣的誤認 是使我們拋棄這份家當的一個大原因 我們應當首先加以辨明 本來提起了佛教這個名詞 人家大都要聯想到宗教上 大都要認他是世界上宗教之一 但是他的本身 實在不能就把宗教兩字判定他 那些關於宗教的價值和佛教是宗教非宗教等等的話 人家說的很多 我也不必再去爭辯 我只說說他的本身上兩個特點 就是他一不是迷信 二不是空談 何以說他不是迷信呢 因爲他從真理上建立 何以說他不是空談呢 因爲他從實際上修行 若是直截痛快的說 他從真理上

建立 便是人人應當相信的一種教 他從實際上修行 便是人人應當依從的一種教 人人應當相信 便能使人人的「心的方面」在真理的建立上 得到一種真實的境界 這就是從人人的「心的方面」說佛應當學 人人應當依從 便能使人人的「身的方面」在實際的修行上得到一條正當的道路 這就是從人人的「身的方面」說佛應當學 既然從人人的「心的方面」和「身的方面」說都應當學佛 所以我敢說 只要他是天地間一個人 他便一定要去學佛

話雖如此 但是賣糖的一定說糖甜 賣瓜的一定說瓜好 只憑着我口裏幾句空空的話 沒有說出一個真實的理由 不免有人要說我是吹法螺 在這時候 我就是搬出這位富翁的眼簿來 指出幾筆賬 把他看 人家或者還要說這是他私人造的賬簿 不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能全信 那麼 我們還是從自己的本身上說說這個「人」的問題罷

我們大家都是「人」 究竟這個「人」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大家切己一個問題 似乎還值得研究 說起來不致枯澀乏味 可是我們研究這個問題 須得分做兩方面去觀察 那兩方面呢 便是「宇宙觀」和「人生觀」

宇宙是我們這些「人」所依止 就是「人」的外觀的存在 我們若是沒有這個存在 便沒有「人」存在 多虧了目前的宇宙宛然存在 纔有了我們這些「人」 在我們的意思 縱然不認定這個宇宙永遠存在 一定也要希望這個宇宙常常像目前這樣的存在 就是大家要提出一個口號 喊一聲「宇宙萬歲」 但是宇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呢 我們試從這

個宇宙上加一番觀察罷 我們先從地面觀察 從地底觀察 從海中觀察 從天空觀察 把這個宛然存在的宇宙的體性看他一個音響 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東西 這種事 我們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 可是歷來做這種事的也很多 我們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記載和研究 也可以知道他只是這樣一個東西 我們再從現今觀察 從近古觀察 從中古觀察 從上古觀察 把這個宛然存在的宇宙的經過又看他一個音響 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東西 這種事 我們雖也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 可是歷來做這種事的也很多 我們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記載和研究 也可以知道他只是這樣一個東西 諸君呀 你道他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呀 原來他只是個遷變不停的東西 他常常由出生而興盛 他又常常由衰敗而消滅 我

們在一天的裏面可以看出來 早上太陽出山 萬物都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朝氣 到了日中 萬物大都興盛 極力的發展 到了午後 就要慢慢的衰歇 到了日落以後 萬物便都止息了 我們在一年的裏面也可以看出來 當那春天 水流花放 草長鶯飛 萬物莫不發生 到了夏天 便都成長 到了秋天 霜寒葉落 便換了一副蕭條的景象 到了冬天 就都閉藏了 仔細想來 當他那興盛的時期 便有那衰敗的命運緊隨着 當他那出生的當兒 便有那消滅的定數預伏着 那麼 目前的宛然存在 轉眼也要變為空虛 實在便和空虛一樣 所以有人說「我看那混沌初開 猶如世界的末日 我看那春華燦爛 猶如暗淡的秋容」這幾句話 說得並不為過 然則我們對於這個宛然存在的宇宙 不免要失



了。因為我們最後所得的宇宙觀，只是一個空虛

至於人生觀呢，人生是我們這些「人」所表現

就是「人」的本體的存在，我們若沒有這個存在

便也沒有「人」存在，多虧了目前的人生宛然存在

纔有了我們這些「人」，在我們的意思，縱然不認定

這個人生永遠存在，一定也要希望這個人生常常像

目前這樣的存在，就是大家也要提出一個口號，喊

一聲「人生萬歲」，但是人生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東西

呢？我們試從這個人生上也加一番觀察罷，我們先

從本身觀察，從社會觀察，從國家觀察，從世界觀

察，把這個宛然存在的人生的體性看他一個普遍

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東西，這種事，我們雖也不能

由自己一身做到，可是要來做這種事的也很多

我們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記載和研究，也可以知道他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只是這樣一個東西，我們再從自己觀察，從父母觀

察，從祖先觀察，從原始民族觀察，把這個宛然存

在的人生的經過又看他一個普遍，看到底是一個怎

樣的東西，這種事，我們雖也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

可是歷來做這種事的也很多，我們只集合古今中

外的記載和研究，也可以知道他只是這樣一個東西

諸君呀，你道他又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呀，原來他

也只是一個遷移不停的東西，他常常由出生而興盛

他又常常由衰敗而消滅，我們在一生的裏面可以

看出來，自從我們呱呱墮地，逐漸長大成人，一天

一天的只覺得活力充實，到了中年以後，齒搖髮禿

便漸覺衰弱，衰弱之極，遂至於死，我們在一代

的裏面也可以看出來，當他一朝新盛，國勢興隆，

蓬蓬勃勃，滿眼都是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的氣象，及

七

至氣數一盡 便漸漸衰微以至於滅亡 仔細想來  
當他那興盛的時期 也便有那衰敗的命運緊隨着  
當他那出生的宵兒 也便有那消滅的定數預伏着  
那麼 目前的宛然存在 轉眼也要變為空虛 實在  
便和空虛一樣 所以有人說「我看那孩子初生 便  
有那送終的蠟燭燃在他的頭上 我看那繁華滿眼  
便有那灑巾的哀歌送入我的耳中」 這幾句話 說  
來也並不為過

然則我們對於這個宛然存在的人生 不免也要  
失望了 因為我們最後所得的人生觀 又只是一個  
空虛

唉 我們的宇宙 只是一個空虛 我們的人生  
又只是一個空虛 可憐的「人」們 眼前的富貴  
猶如浮雲 心上的經營 猶如水月 蓋世的功名

猶如春夢 絕代的才華 猶如曇花 他只有在這個  
莫名其妙之中 匆匆忙忙 驚驚皇皇 渺渺茫茫  
淒淒涼涼 度過了這個空虛的身世 這是多麼的  
可憐 因此有一種人 自命為千古傷心人 他要和  
千古的「人」同聲一哭 這種態度 我們不要怪他癡  
且試問我們自己這個「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  
這個空虛的身世裏面 向那裏安身 又向那裏安心  
不正是紫雲若喪家之狗麼 諸君呀 你們有沒  
有安身的所在呀 你們有沒有安心的所在呀 我想  
大家都在這個莫名其妙之中 是不容易找得着的  
那麼 我們終於是風前的飛絮 波上的飄萍而已  
豈不可憐

上面所說 都還是單就着「人」的空虛上說說罷  
了 何況空虛之外 還有更難堪的在那裏呢 我要

繼續說下去 恐怕諸君要感到板滯和沉悶 恰好我也想到我學佛的最初一個動機 正含着這個問題 我想拿着那一段事實來申述一番 斟換一個話頭 使諸君腦海的印象裏別開一種新的局面 似乎比較的多些興味

說到這個動機 在我個人的歷史中 總算很早 那時還是十一二歲罷 在這個時期以前 我蒙受着法界之恩 生長在父母懷抱之下 只覺得家庭之間 融融洩洩 從早到晚 惟有歡樂 我因此感到人生是慈祥仁愛的 是光明活潑的 諸君呀 這種觀念 雖是我那時片斷的誤認 雖又不是這樣希望着的呀 可是到了這一年 忽然有一次戰事發生 打破了和平安靜的空氣 我們兄弟姊妹便由父母攜了出去避兵 那時我眼見兵火的焚燒 耳聽槍砲的

演 壇 人何以要學佛

轟擊 心裏由恐怖而起了一種疑惑 我想慈祥仁愛的人生不應有這種現象 不幸這一回避兵出外 我那第四個小弟弟 又因此得病而死了 那時我眼見屍體的僵直 耳聽母親的悲號 心裏又由傷感而起了一種疑惑 我想光明活潑的人生也不應有這種現象 諸君呀 我那時雖是這樣的想 然而從事實上 一看 這兩種不應有的現象 却實實在在是有的呀 並且 我在最初 還以為是偶然一時的不幸 想把他掩飾過去 後來細心的窺探 結果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使我大大的吃了一驚 驚什麼呢 便是這兩種現象 竟是人生所必有 而且是人生所常有 絲毫不加掩飾 也就絲毫不容掩飾 於是我看透了 那時我便將這問題問我的母親 母親道：「孩子 你不要發這種疑想罷 自古以來 就是這樣

九

沒有什麼研究的，你不別放在心上呀。」可是那時的我，那裏放心得下，回頭便找着父親去問，便找着老師去問，便找着其他的旁人去問，而結果却使我大失所望，就是他們對於這些現象都彷彿是可空見慣，不以為意，既不把他當作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就不能解答，我從失望之餘，便想到眼前的人有限，他們縱然都不能解答，想那天下的人一定總有能解答的，再想到現今的人有限，他們縱然都不能解答，想那古來的人一定總有能解答的，幸虧那時已經認識了幾個字，便跑到家庭的藏書室裏，鎮日的亂翻亂尋，要找到這種解答，那時也費了不少的工夫，最初我找到幾種儒教的書，看了那些「性理」和「易數」等等說法，心裏覺得有些頭緒，却嫌他對於生死的了脫沒有方法，隨後又找到幾

種道教的書，看了那些「玄理」和「丹道」等等說法，心裏更覺得有些把握，却嫌他對於本源的闡明不甚詳明，後來便找到幾種佛教的書，纔把上面兩種缺點彌補了，尤其是那佛祖出家的一段因緣，與我的感想極相契合，心裏便猶如得了一個歸宿一般，我學佛的一點信根，便從這裏暗暗的種下了，於今我請說一說這段佛祖出家的因緣，倒也很有趣，很耐思索呢。

佛祖便是釋迦牟尼，原是印度迦比羅城國白淨王的太子，有一天，太子出遊，在樹下歇息，偶然看見一個耕田的農夫，在那裏赤體工作，烈日兩背，塵土滿身，異常辛苦，而那一條耕牛，拖着很重的犁，皮破血流，不能休息，走得稍慢，又時時受農夫的鞭打，日長天熱，氣喘汗流，那時人和

牛都已困頓飢渴 而且身上都瘦削無肉 本來只剩着幾根骨頭 一種困苦可憐的樣子 使人看了要起無限的感想 還有那犂頭過處 土裏翻出許多的蟲 本已受傷 又被鳥雀爭來啄食 太子見了這種情形 心裏異常憂愁 覺得衆生可憐 互相吞食 當時便有出家的意思 這便是佛祖出家因緣之一種

後來又有一天 太子出城東門 看見一個老人 頭白髮禿 肉少皮寬 眼赤涕流 口齒缺破 形貌醜陋 氣力衰微 拄着拐杖 行動極苦 太子便問從人 這是一種什麼人 從人告訴他 這名爲老人 太子又問 還是單只有他一人要老 還是一切的人都會要老 從人便說 一切的人都是一樣 太子聽了便愁思不樂

又有一天 太子出城南門 又看見一個病人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喘息呻吟 骨消肉盡 容貌痿黃 舉身戰抖 不能自持 兩人攙扶 暫息路側 太子便問從人 這是一種什麼人 從人告訴他 這名爲病人 太子又問 還是單只有他一人要病 還是一切的人都會要病 從人便說 一切的人也都是這樣 太子聽了便又愁思不樂

又有一天 太子出城西門 又看見一個死人 躺在床上 四人抬着 又有他的親眷號哭相送 頓足捶胸 呼天搶地 聲音悲慘 聽着也要傷心 太子便問從人 這是一種什麼人 從人告訴他 這名爲死人 太子又問 還是單只有他一人要死 還是一切的人都會要死 從人便說 一切的人也都是這樣 太子聽了便又愁思不樂

又有一天 太子出城北門 又看見一個比丘

一一

穿有法服 手持錫杖 威儀整肅 行路安詳 太子便問從人 這又是一種什麼人 從人告訴他 這是一位出家人 太子又問比丘 爲何出家 他說 我見世間一切無常 想求解脫 所以出家 太子聽了便道 善哉善哉 天人之中 這是最勝 我當決定出家學道 這時太子轉生歡喜 便由此出了家 以上所說離四門的故事 也是佛祖出家因緣之一種 我們現在且看看這兩種因緣罷 他在前面觀耕夫的時候所見 是世間互相殘殺的現象 他在後面避四門的時候所見 是世間流轉無常的現象 那互相殘殺的現象 便是使我由恐怖而起一種疑惑的現象 係從「人」的用上看出 卽由「人」與「人」相接所表現 那流轉無常的現象 便是使我由傷感而起一種疑惑的現象 係從「人」的體上看出 卽由

「人」與「人」各個所表現 總之 都是「人」的重要問題呢

在這兩個問題的中間 我們應當有兩層的覺悟 第一層 便當覺悟這個「人」的真實現象 在我們所說到的 只有一種恐怖和一種傷感 因爲他的體上既表現出流轉無常 他的用上又表現出互相殘殺 人的一生活 不僅會有一種自然的消滅 還會有 一種非自然的消滅 不僅會有那不可見的造物加以殘殺 還會有可見的阿類加以殘殺 因此 使我們從傷感之餘 還要加上一層恐怖 前面單說他一種空虛 不是還沒有盡其量麼 我們看着這樣的人生和宇宙 他的全體大用不過爾爾 實在令人寒心 應當如何設法跳出了這個苦海

第二層 便當覺悟這兩種現象 正是一因一果

本來世界上的事事物物 莫不有一個因果的定律 存乎其間 只爲他種下了互相殘殺的因 所以招得了流轉無常的果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流轉無常的果 原是過去的因所招 從果上去說因 他的因本已不可見 然而我們可以推知他這個因一定和現在所造的因性質相同 我們現在這個互相殘殺的因 原是未來的果所本 從因上去說果 他的果也還不可見 然而我們也可以推知他這個果一定和現在所受的果性質相同 何以故呢 「人」之所以互相殘殺 只因各「人」都認定了有一個我 便起了許多的貪心 瞋心 癡心 由這些心表現於事實上 纔有那互相殘殺的現象 「人」之所以流轉無常 一方面是互相殘殺的苦報 一方面也以因各「人」都認定了有一個我 便從無分別上起了分別 從無生滅上起了生滅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纔有這流轉無常的現象 若是把這個我的認定打銷 他自然不會互相殘殺 他也自然不會流轉無常 只因他們這個背義相同 所以說他們因果性質相同 所以說他們正是一因一果

說到這裏 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的面前明明的有兩條道路 一條是 從這流轉無常的苦果上 仍然認定有我 起着貪心 瞋心 癡心 又造那互相殘殺的苦因 那麼 生生死死 果果因因 展轉相尋 苦便無盡 這便是一條趨苦的道路 一條是 從這流轉無常的苦果上 悟出了這個因果的循環 不再造那互相殘殺的苦因 也不再起那些貪心 瞋心 癡心 乃至於這個我的認定 也通通打銷乾淨 那麼 他便跳出輪迴 永遠不受那苦果報了 這便是一條離苦的道路 前面那條 是一般迷夢未醒的「人」走

一三

的。後面這條 是一般迷夢已覺的「人」走的。這兩條路 明明的擺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還是走那一條路呢

我知道諸君一定都要走後面這條路的 因為我們在恐怖和傷感裏面 早已認清了宇宙和人生實在是一片苦海 我們沒有不想早日離開的 那裏還肯再望着苦海裏面去跳呢 然則我們可以就此斷定這條路是人人所應走的一條路 我想這一定是大家所公認的呀

我們在這裏便應知道 這條路 正是佛所走的 佛因着前面所說的兩種因緣 找出了這條迷夢已覺的人所走的路 由這條路 得到了他的安身的所在和安心的所在 他走過之後 便把這條路怎樣好走 怎樣應走 怎樣去走 以及一切沿路的情形

都造了一個詳細的說明 指示種種的走法 想引着一般人都走上這條路 使大家都從那恐怖和傷感裏面得着安身安心的所在 他那一份偌大的家當 便是走這條路的人所應得的 他既得了 便把他拿來專門供給走這條路的人享用 像他這樣的用心 總算慈悲極了 而且他那說明書上所指示的走法 最是精密 最是正確 千古以來 走過這條路的原不止他一人 而走法的指示 却要推他為第一 我們如果認定這條路是人人所應走的 想跟着那迷夢已覺的人去走 便應當依着這部精密正確的說明書上所指示的走法 便應當認明這位佛是唯一明眼的領導者 然後我們纔能夠走上這條路 然後我們纔能夠享用這份家當 然後我們纔能夠得到自己安身的所在和安心的所在 諸君呀 大家來罷 只有這條



路可以安你的身 只有這條路可以安你的心 不然這空虛的宇宙和人生 只令你那微弱的心靈充滿着傷感 and 恐怖罷

今天我所要說的話 也快要說完了 最後我還得做一個結論 把所已說的意思 整理出一個頭緒 並且補出幾點未說的意思來請大家注意聽聽

第一點 人之所以要學佛 便是因為我們一定要依着他的走法而走這條路 纔能安穩的得到自己安身的所在 也纔能安穩的得到自己安心的所在 至於學佛之所以能安身安心 便是因為他是從真理上建立 不是迷信 又是從實際上修行 不是空談 本演壇因此 特為諸君開講佛教 從積極方面說 希望諸君認識本演壇所開講的佛教 是人人安身的所在 是人人安心的所在 從消極方面說 希望

演壇 人何以要學佛

諸君認識本演壇所開講的佛教 不是迷信 不是空談

第二點 佛教的家當實在大 佛教的賬簿實在多 先期認為與自己不相干 誰也不願勞神清理 現在我已經說出我們應當去承受這份家當的理由 大家一定可以相信這是自己的事了 那麼 我這得勸着大家把他的這些賬簿搬了出來 清理清理 纔可以知道他從真理上建立是幾筆什麼賬 他從實際上修行又是幾筆什麼賬 也纔可以真實得着安身安心的享受 倘然諸君還肯見信 鄙人不敏 願為諸君充當一位會計師 從下次起 便幫同諸君查查這一些賬罷

威利音 第一期



# 新聞

## 國內之部

### 內政部呈請行政院分令取銷比

#### 丘留學康藏

行政院訓令二十一軍司令及康藏委員會云。爲令飭(行)事。案查前據康藏委員(該)會呈准該(二十一軍)司令部。函請通令各省。選送比丘留學康藏是否可行。呈請鑒核一案到院。經交內政部核議去後。茲據呈稱。竊維國家建設。皆遵奉總理遺教。注重於三民主義之實現。全國人民。尤應整齊意志。奮迅進行。以達最後之目的。象教東來。義蘊

新聞 國內之部

奧衍。以出世教人之心。開明心琴性之旨。學說宗風。自成一派。與三民主義之適應世界潮流。增進人民樂利。宗旨究有未符。值此訓政伊始。經緯萬端之際。努力建設事業之未遑。安有提倡佛教之餘暇。且康藏經典。雖云已備。而研究深造。大師無聞。沉迷漏卮。阻礙進化。印度衰弱之徵。康藏凋落之象。其原因不一。而佛教浸瀰。無從振拔。亦屬無可諱言。誠欲開通邊氓。正路發覺爲三民主義之宣傳。使無狃於舊習。庶幾有進展之望。若驅四川之僧尼。盡入康藏。即使咸地大乘。不過使康藏增多數之客僧。於川中似無絲毫之神益。與其仗之

就學康藏。無甯使康藏之人來學內地。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况同隸國家版圖。奚庸冒發留學名稱。假使出自個人。自發宏願。成效玄奘之西遊。或如羅什之東邁。多譯梵典。餉之邦人。苦持戒行。自備資斧。來去本可自由。國家原無禁令。倘由縣政府強迫派遣。寺院分撥經費。豈非無事自擾。徒滋糾紛。不甯惟是。翻校秘遷。庶知所屆。統一思想。猶虞不給。帶致陵夷。方深隱憂。揭發佛法。於義何取。國家舉動。顯示人民以趨向。宗教勢力。甚易影響於政治。希端謹敬。畢終恭。當此大亂初平。勵精圖治之日。一切事項。應循三民主義之軌道。苟軼範圍。統弊無窮。至謂溝通中藏感情。似尙別有蹊徑。預防外人侵略。應有整個計劃。恐非區區丘丘所能勝任愉快。該軍長所請各節。

並無充分理由。似可無庸照准。其令飭各縣。派遣辦法。亦應由鈞院飭令取銷。以免紛歧等情前來。應准如請辦理。除令知蒙藏委員會及四川省政府外。合行令仰該司令部。即便遵照。將所訂令飭各縣派遣比丘留學康藏辦法。即行取銷。以免紛歧。(飭二十一軍司令部。將所訂令飭各縣派遣比丘留學康藏辦法。即行取銷。以免紛歧。並令知四川省政府外。合行令仰會該。即便知照。)

### 佛教會呈請保護廟產

中國佛教會呈國務府文云。呈為申明憲制法令。請通行各院部各省市。切實維持宗教。保護寺產。以安民生事。竊以總理手訂憲綱。許國民信仰自由。是則國民原可信仰宗教。而宗教中人。原不屏諸國民

之外。宗教中團體之產權。及個人之產權。固同爲國民之產權。同受國家法律平等之保護。故中央政治會議十三次議決。咨國民政府。訓令民衆不得利用任何勢力壓迫或侵害人民信仰之自由。十八年十二月。更公布監督寺廟條例。確定寺廟財產。爲寺廟所有。黨綱之昭著如此。訓令之明白如此。法律之規定又如此。宜乎可以定民志而杜覬覦之風。冀民生而免欺凌之事。乃各地一兩年來。各界欺凌僧衆。毀壞廟宇。侵掠寺產之事。層見疊出。雖迭荷鈞府及各院部文電制止。近見中央教職員邵某等。費出廟產興學促進會宣言。十二月五日。報復戰中學學務社年會。通過案件。有呈請國民政府。轉令立法院。規定廟產興學辦法。通令全國一體進行案。似智識界頗認廟產興學。爲其有正當理由。不知

新聞 國內之部

立法院既已規定。寺廟財產爲寺廟所有。他人何能蔑視法規。倡議攘奪。鈞府既已訓令民衆。不得利用任何勢力。壓迫侵害人民之信仰。他人何能違抗命令。利用勢力。以壓迫侵害宗教中人。固知此等不合黨綱違背現行法令之請求。鈞府無加以考量之餘地。特恐彼輩既以教育二字爲面具。或有消惑觀聽之虞。致國家法治不能實現。且於總理遺訓。大有違背。敬請鈞府對於此類呈文。明白批斥。以息詭譎。而定民心。並通行各院部。各省市。一律切實維持宗教保護寺產。不准任何團體個人。藉端擾害。黨國幸甚。附呈弘傘。大悲。明道。鍾康侯。許止淨。王一亭。等對於邵某宣言駁議二冊。並祈鈞察。謹呈國民政府。

### 廟產興辦僧侶實業教育之主張

三

戴季陶夫人鈕有恆女士。日前與王一亭等談話述及全國廟產。隨時可以生利。均爲住持僧侶把持操縱。小和尚既無職業可以自立。又無智識足以進身。代代相承。悉爲消耗民衆勞力之份子。到處募化。爾民衆方面目爲迷信。遂呼出打倒之口號。其危險至大。季陶先生研究佛學有年。每謂佛理深奧難解。尚欲加以註釋。不信一般僧侶研究佛經。其學力在季陶之上。恐其所識之字。即比吾等亦不如。其中果有精明佛理之高僧。應特設研究佛學機關。俾佛典精義得以闡明。僧教自由。爲先總理所規定。試問此小和尚其信教是否出諸誠意。恐連佛教如何性質。亦復難辨。實爲開揚佛理之大障礙。敬請王一亭先生設法提倡。以廟產爲工場。或職業學校。使和尚及貧民。均得有生產能力。教以國文。使和

尚得由閱經而入研究佛學之所梯云云。王一亭等。均深服其論。王氏並允提倡於佛教同志。俾早實現云。

### 佛教居士林屬於宗教團體之解

釋

京市佛教居士林。前曾具呈京市黨部。請求備案。京市長訓會。據呈後。當以該林含有文化宗教慈善各種性質。究應屬於何項團體。按照何種規定辦理。不無疑難之處。遂即具文呈請中央。請求核示。中央訓練部昨已指令該會。略謂該林以研究教理推行教義爲主旨。以慈善爲附帶事業。應即遵照以下各項。(一)該佛教居士林。應屬於宗教團體。准用文化團體組織大綱之規定組織之。(二)該林所舉辦之慈善事業。應遵照與慈善事業有關之法規辦

理之。又凡關於含有數種性質之團體。應依其主要目的所在。定其團體之種類云。

## 西康大吉寺喇嘛與白利土司戰爭

西康北路甘孜縣屬之大吉喇嘛寺。與白利土司。因爭活佛轉世及遺產問題。發生戰爭。已有數月之久。因雙方均有背景。局部戰爭。漸行牽動康藏全局。雖經中央下令停止進攻。戰事迄未了結。茲將大吉寺之概況。與西藏之關係。及此次發生戰爭之經過。分述如下。

▲大吉寺之概況 查大吉喇嘛寺。當初僅係三等喇嘛寺。喇嘛人數不過數百名。清末以還。邊陲多事。川藏戰事歲無甯日。川軍勝則西進。藏軍勝則東侵。一進一退之間。康民已不堪其苦而尤以喇嘛寺

之富庶者。無論漢藏兵至。皆指為通敵。擄掠焚燬。為所欲為。以故頭二等大廟。零落殆盡。惟此區之大吉寺。因善於周旋應付。獨得無恙。四方僧衆歸者日衆。又因甘孜乃富庶之區。該寺喇嘛利用福產。經營商業。資本蒸蒸日上。富甲一方。久為人所覬覦。民國五年。西康南路鄉城人民窺其財富。曾聚集馬隊一千。前往圍攻三晝夜。卒被擊退。該寺自此益擴充武力。以禦外侮。計全寺喇嘛一千八百餘人。快槍二千餘支。良馬二千餘匹。平日不許外人入寺。甘孜知事亦只敷衍而已。

▲與西藏之關係 甘孜縣為川康邊總指揮管轄區。其西去百餘里。即係西藏駐軍防地。(按藏軍自民六東侵後。其防地進至甘孜。)邊疆鑒於大吉寺之富庶。及武力之雄厚。又居西康北路咽喉之地。深

欲利用之。以作東侵之根據地。故不惜百計結納。并供給金銀槍彈。民十二年。川邊鎮守使陳選齡兵敗之時。大吉寺將駐紮甘孜之少數川軍繳械。即達願德恩之力。從此達賴利用大吉之心益切。常特派專員。饋贈禮物。賞賜喇嘛。又凡該寺喇嘛到藏者。均受優待。該寺受此殊遇。對於達賴當然五體投地矣。

▲戰爭發生經過 此次戰爭。係大吉寺因一活佛歸位及遺產問題。與當地白利土司發生衝突。（按白利土司乃北路大土司之一。雖曾經前清趙爾豐改土歸流。收回信印。然當地人民仍多信仰。）始則鄰近各土司保正從中調停。繼則由甘孜縣長出面勸解。均未得要領。大吉寺方面。因恃人強馬壯。耀武揚威。白利土司亦不肯示弱。集合屬下僧民。盡力

抵抗。本年八月中旬。雙方哨兵衝突。繼則正式宣戰。大吉寺乃出其馬隊。向白利村落進攻劫掠後。並將房屋佔據。白利見勢不敵。乃乞援于西康常駐兵。（按即劉文輝部下）駐兵久處荒僻之地。清苦異常。對於大吉寺之財富。垂涎已久。聞此消息。欣然應允援助。惟慮大吉寺喇嘛衆多。槍彈充足。又與西藏素有淵源。戰而不勝。則失當局之威嚴。戰而勝又恐藏方藉口護廟。出面干涉。為慎重將事計。乃先以公文通知駐防鄰近之藏軍。說明大吉寺之不法。擬派兵鎮壓。請勿誤會。藏軍覆文。僅云此事在貴軍管轄區內。敵軍不致誤會。但請慎重辦理等語。於是駐打箭爐之二十四軍馬隊長。乃先後調遣軍隊數連。并攜帶大砲前往。會同甘孜原有駐軍。向大吉寺進攻。詎料該寺喇嘛頗有訓練。見官



兵至。并不示弱。反攻數次。並未失利。又有駐德  
總軍供給子彈。其勢益振。官兵乃增加援兵。大  
舉包圍。以期殲滅。大吉寺只得退而保守本寺堡壘  
。一方向達賴請援。達爲保護其東侵根據地起見。  
乃電請中央。轉令劉文輝。制止駐康軍隊進攻。惟  
該軍圍攻數月。只以大吉寺保壘堅固。毫無效果。  
苟罷兵歸去。不但損失未償。亦且體面攸關。故雖  
已奉中央命令。依然調兵遣將。以期獲勝。但大吉  
寺之內外兩道圍牆。寬約一丈。高約二丈。寺內儲  
蓄糧秣。足支三年。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官兵能  
否得勝。尙屬疑問。且藏軍近在咫尺。所以不急於  
遣援者。一方面固欲利用中央下令制止。一方面亦  
因大吉寺實力足以抵抗也。如官兵增援不已。則藏  
方必出兵援助。於是則康藏全局轉入戰事漩渦。西

新聞 國內之部

陞國防益將不可收拾。且北路各縣。因受戰爭影響  
。各地商賈裹足不前。生意極形蕭條。康定稅收。  
亦大爲減少。漢藏商民均怨聲載道。甚望中央再下  
嚴令停止軍事行動。速謀正當解決也。

### 河南少林寺近况

河南鞏縣轅轅關。俗名鵝領口。在嵩山之西。險要  
非常。爲通汝洛登鞏偃密之要道。爲河南有事時兵  
家必爭之地。山陰砌青石馬路。可行汽車。上修石  
橋。工程頗大。關下有小石河。迤流西行。約里許  
。卽至少林寺。太室（卽嵩山）在東面。少室（卽  
玉齋山）正對寺門如屏幃。翠柏疎柳。點綴巖壑間  
。真勝地也。寺中冷靜。不見僧人。階前銀杏數株  
。粗可十圍。枝幹參天。樹後之大佛殿。中佛殿。  
及客堂庫房等。均因連年兵燹。成爲瓦礫之場。缺

鐘斷聲。寒暄荒烟蔓草間。無人收拾。佛殿內置藏經十二櫃。大周大齊碑二石。及建康面壁石一塊。俱希世之寶。外人曾出重金。未得購去。亦付之一炬。蓋可惜矣。面壁石高數尺。乃達摩一葦渡江。九年面壁時。精神貫入石內。若隱若現。印一達摩佛像也。餘若宜山和尚之竹。及玉如意等。俱毀去。僅餘後殿未燒。中坐大佛高丈餘。東邊琉璃龕內。有白玉佛一尊。乃明代永樂之所造也。雕工極精。殿柱上懸一匾術學校長牌。鎗棒猶存。未卜能恢復其歷史上固有之盛名否。

### 中國科學社書版展覽會陳列唐

#### 宋本佛經

中國科學社。於一月一日在上海亞爾培路。舉行書版展覽會。各處藏書家。送品陳列者。甚為踴躍。

且均係極名貴之品。例如浙江圖書館之宋經及四庫全書。觀隱廬所藏殿版滿洲文登京賦古代高麗文大學診解等十餘種。吳縣潘氏涉喜齋藏本。吳樹帆藏北宋南宋刊本。唐虞世南真蹟千字文及金代錢鈔等件。王雲五藏各種歐洲古書。丁叔言古本木刻單色及五彩圖書等。均極珍貴。尚有唐人寫經數十種。北宋刻經百餘種。完好精美。尤以宋本大般若經全部為希有環寶云。

### 首都牛頭山發現古銅佛

中央鏡範造林區。在首都附近牛頭山掘地。發現銅佛一尊。高五寸半。重九十三兩。入土已久。斑爛光怪。已送古物保存所陳列。

### 北平市長取締僧尼

北平市長王韜氏。對於全市各寺廟。取締甚嚴。凡

平時不守清規者。盡加驅逐。遇有幼年僧尼。勒令還俗。若其父母領回教養。如無父母或家鄉路遠者。概令慈善機關。設法教養。且令各寺廟等。應遵部頒寺廟管理條例中未成年者。不得剃度為僧道之規定。嗣後不得再行收養幼年僧尼。違者科罰。並令社會及安兩局。隨時調查。俾能澈底取締云。

### 北平現在之蒙古活佛

北平為清時舊都。原有八個蒙古活佛駐於其地。即  
(一) 章嘉呼圖克圖。(二) 噶勒丹錫呼圖克圖。  
(三) 阿嘉呼圖克圖。(四) 敦固爾呼圖克圖。(五) 察汗呼圖克圖。(六) 薩木薩呼圖克圖。(七) 敏珠爾呼圖克圖。(八) 拉庫爾呼圖克圖。以上各活佛。均於民國後。先後離平回蒙。目下其中勢力較大者。為章嘉阿嘉及噶勒丹呼圖。其餘活佛

。則有名無實矣。又聞(一) 甘珠爾呼圖克圖。(二) 席勒呼圖克圖。(三)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均為大活佛。聞甘珠爾瓦。現年十七歲。其僧徒在西藏內外兼有云。

### 西湖兩叢林新修佛殿

西湖為名勝之區。六橋三竺。闢者頗多。雲林法喜諸寺。尤為其中之大叢林。雲林寺昔名靈隱。其天王殿年久失修。去歲由方丈慧明。募集經費二萬餘元。興工重建。已將竣工。又天竺法喜寺大殿。去歲由工務局取締後。經冠上紳商捐資補助。鳩工興築。亦將落成。其工程頗為偉大云。

### 浙江昌化縣黨部搗毀地藏菴

浙江昌化縣黨部。執行委員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派定工作人員。趨同公安局警察。及縣立

第一小學學生。馳赴地藏庵。將庵內高大佛像。一律搗毀。經卷法器。悉皆拋棄。所有碎泥磚石等。實由該小學雇工搬運。廟屋即改為該小學校舍云。

### 首都佛教徒之調查

南京舉行戶口總調查後。已經首都警察廳分類統計。公佈週知。內中佛教徒。男為六千六百八十六人。女為五千四百九十三人。合計為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九人云。

### 蘇州玄妙觀照壁拆除

蘇州玄妙觀吉祥如意兩照壁保拆問題。經前商民與保古派爭執數月之久。雙方文電爭馳。經過國府及部省廳縣各機關分別批令拆除在案。現已由建設廳委員李啓濟。縣府第二科長王若霖。公安局長鄭鏡。建設局長魏祖康等。召致玄妙觀方丈。實行履

工拆除矣。

## 國外之部

### 暹羅佛學研究社歡迎中華佛徒

#### 旅行團

暹京中華佛學研究社。以中華佛徒旅行來暹旅行。特於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假真金羅漢壇本莊禮堂。開會歡迎。全體職員。均皆到會。主席林景瑞居士。翻譯陳基禪居士。該旅行團出席者。為釋悲觀。釋對參等。先由主席起立致歡迎詞。並請諸大師開示指導。次由釋悲觀答詞。謂「旅行的佛徒。本來沒話說。今天是特別的情形。不能不說幾句話。同人此次由平出發以來。迄今四閱月。經過天津。上海。廈門。香港。廣州。汕頭。潮安等地。

對於各地佛教。無不詳細觀察。今天來到貴社。與各位旅暹信佛居士歡聚一堂。可謂不易。正佛氏所說有緣也。大家既是有緣人。不能不有幾句說話。來貢獻各位。今諸仁者組織中華佛學研究社。誠為空前的創舉。貴社產生。不但能運華僑信佛居士。有研究場所。而中國大乘佛法精神。可以發揚於蓮國。此是各位弘法利生精神之表現。這是在世界佛教歷史上。值得寫光明的一頁的。值得教呼慶祝的。環觀今世界。自歐戰後。各國各種人的思想。突然大變。均趨於「鬥爭」之一途。十餘年來。全人類均在作「戰」「殺」的準備。均是過的戰殺的生活。若不急於設法制止。則不久世界之大戰。難免爆發。以學佛的眼光觀察。人類之鬥爭。均因有「我」字。有我故。所以有「人」。有人我故。就有種種差

別界限。生出種種隔膜。而「貪」「瞋」「癡」心。亦由之而起。大家有了貪瞋癡心。所以就有鬥爭的事發生。有了鬥爭。就有宿世殺殺的結果。是以欲謀世界人類之息爭。必須求一化除人們我見的徹底方法。這種方法。予已除佛法以外。再沒有第二法門。蓋世界一般學說。多是幫助人們貪瞋癡的。唯佛法是完全除人類貪心瞋心癡心的。而佛法之大慈大悲。大善大捨。怨親平等。無我無人。無種族。無國界的教法。足以補救今日之世界。足以謀人類之永久安樂與幸福。盼望在座諸仁者。將此道理。積極發揚之。以解救今日世界苦惱眾生。此正是釋迦牟尼出現於世自利利人。救世救劫之本懷云云」畢。主席復請釋體發開示。略謂。「中運的佛法。儼然是兩途路。在現在是各走各的路。是離是小乘

的佛法。但在他們自己。也亦以爲是小乘的佛法。從三思克列多與巴利文而來。甚爲可貴。佛滅度百餘年。阿輸迦王遣使四方佈教。北傳至我國長安。多爲大衆部之系統。南傳與東漸亦髣髴。北傳以長安爲終點。南傳將佛法變爲思想擴大的所謂「大乘佛教」。因此有反對的人說。「大乘非佛說」。東傳緬甸。以暹南爲終點。因離出發點較近。而能保持佛在世時的狀況。但小乘必要從三思克列多與巴利而來。此方的爲純粹的原始小乘佛法。故云「中道佛法爲兩條路而修證上。亦然。……」悲觀體參兩師之講辭。均由陳嘉福居士翻譯潮語。次由主席代表謝詞。「並祝佛國旅行事業。圓滿成功」。一時全堂佈滿佛化空氣。大衆歡喜而散。

### 釋迦牟尼圖石柱流入美國

比年以來。吾國古玩美術品之流落異邦者。不知凡幾。其間最有價值者。爲紐約美術院院東部內之一釋迦牟尼圖石柱。石柱流入美國。越時未久。據該院院東部管理員皮理特氏言。此石柱實爲今日東方藝術品流落西洋之最有價值者。亦爲中國古代美術品之傑作也。柱高可十二尺。現頂巔已略折斷。未壞時。常有十三尺高。然刻劃猶玲瓏可觀。纖毫畢現。蓋一幅釋迦牟尼圖也。圖分三部。上刻釋迦佛及其二徒。後立二小僧。手舉華蓋。作掩釋迦狀。中刻蓮花一盆。亦有二小僧傍立。下刻華嚴經。並附書數行。誌奉獻者之姓字等。其美術之獨到。技藝之卓絕。爲藝術界中罕有之傑作。佛教復興。流入異域。洵可歎也。

### 日本文部省提出佛教社會事業報

## 告

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對於神佛道各教宗派會局。及  
基督教各代表。所經營之社會事業現狀。詳加調  
查。提出報告。佛教各宗派。凡二十四。列名如  
左。

天台宗。同真盛派。真言宗醍醐派。同東寺派。  
新義真言宗豐山派。律宗。淨土宗。同西山光明  
寺派。同深草派。臨濟宗相國寺派。同建仁寺派  
。同南禪寺派。同妙心寺派。同大德山派。同永  
源寺派。黃檗宗真宗。本願寺派。同佛光寺派。  
同本邊派。日蓮宗。顯本法華宗。本門法華宗。  
融通念佛宗。

宗教局於本月內。將就各教宗派報告書。分門別類  
。製成統計表。預計佛教二十四宗派中。提出報告

新聞 國外之部

。合計約三千種以上云。

### 日本真言宗觀音堂佛像燒燬

日本京都市。今熊野真言宗。本山泉湧寺內觀音堂  
。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夜八時失火。只將北向之地  
藏菩薩像取出。如本尊之千手觀音。國寶之四大王  
像。悉已燒燬。聞全部損失。約三十六萬元云。

### 日本內務省補助修理三名利

日本內務省古社寺保存會。本年度修繕。審議結果  
。奈良縣下東大寺轉轄門。喜光寺。法隆寺三經院  
。決定分別補助。業經正式通知。本年四月興工。  
預定兩年內完成。其各寺負擔額與補助額。如左。

東大寺轉轄門 三萬五千圓(補助額)

二萬二千五百圓(負擔額)

生駒郡喜光寺 八萬圓(補助額)

威音 第一期

五千圓(負担額)

陸奥寺三經院 七萬五千圓(補助額)

一萬六千五百圓(負擔額)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威音第二十五期

經理兼編輯

謝畏因

發行處

威音佛刊社

上海卡德路八十六號

電話三六〇四五號

代印處

勤業印刷所

上海梅白格路M17號

電話三二一六三三號

地位	封面	封底	地位
十八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面
十元	十六元	二十元	半面
六元	十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郵票代價通用唯以半分一分為限

定價			時期	冊數	價目在內	零售每冊二角
全年	半年	每月				
十二元	六元	一元	一期	一冊	二角	大洋